

大

湖

白羽著



太湖
一雁

白羽 著

上海正氣書局經售

太 湖 一 雁

全 書 一 冊

◀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▶

實 價

著 作 人

白

羽

出 版 者

元 昌 印 書 館

總 經 售

正 氣 書 局

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

分 售 處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初 版

白羽小說叢書

目次 太湖一雁

第一章	檻	中	一	虎			
第二章	羣	雄	劫	牢			
第三章	欄	山	救	友			
第四章	荆	山	洞	英	雄	結	盟
第五章	當	頭	棒				
第六章	亡	命	客				
第七章	三	羊	開	泰			
第八章	一	縷	毛	一	隻	鷹	

太湖一雁

白羽作

第一章 檻中一虎

湖北襄陽府，是季漢諸葛亮躬耕高臥之地，在昔鐵路未築，這地方便是入豫要道，和河南南陽府隔省對峙，縮着荊豫二州的門戶。府城人烟稠密商賈輻輳，景物繁華，竟與省會不相上下。又值比年豐收，民生康樂，雖正當雍正朝，政尚威猛，屢興大獄，這襄陽府倒好像天高皇帝遠，依然安謐如常。這一天府衙起更，街燈已上，市廛間還是熙來攘往，茶寮酒肆，時聞絃歌，點綴着昇平氣象。但在府城的另一隅，却夜暗天昏，正有一羣可憐蟲，呼天籲地，呻吟於鑊梏鞭笞之下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度着人間地獄的苦楚。這一隅地，就是襄陽府首縣的監獄，牢獄中屋矮燈昏，一條狹長的甬道，兩邊對峙着黑色鐵葉子木門，門門緊閉，便是一間間的牢房。牢卒們這時候正忙着，各個的挑燈籠，提皮鞭，將監房一間間挨次察看一過；時時從他們脚步聲中，透出鞭扑叱罵聲音，和隱隱的泣聲。甬道盡頭處，另有巨大的柵門，門楣畫着像虎頭一般怪物，吞住了柵門，這便是死囚牢。獄吏馬修仁按時收封放茅，率領四個獄卒，挨號點名。獄卒各有職司，一個抱木牌，每到一監，就按木牌上所寫的姓名號數，大聲喝問。罪人一到獄中，便沒有姓名了，他的大名立刻變成某字的第某號了。從來獄吏之尊，古有名言，司獄儼然的指揮着獄卒；獄卒厲聲的呼名叫號，囚犯兢兢應

聲報諾。每查點完一個監房，驗明無訛，另一個獄卒，趕緊過來，「格登」一聲，加上大鎖，不到次晨，不得特命，是不准再開的。這就叫查牢封號。

司獄吏馬修仁，和四個獄卒，一號跟一號的查點過去，有的囚犯應聲稍遲，辭色稍差，輕則被呵叱，重者那持皮鞭的獄卒，就劈頭過來一鞭，立刻鬼哭狼嚎，慘不忍聞。這樣逐號查點過去，獄吏獄卒滿臉露出厭倦神色；這本來是照例公事，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，那會高興得來？而且監房裏別有一種惡濁氣味，令人觸鼻欲嘔。

於是查到第七號監房，馬修仁和四個獄卒，頓時改換了一種神色，五個人個個臉上帶着一種緊張，這第七號監房，就好像與眾不同。

這七號監房，房間寬大，關檻緊嚴，可是囚禁在裏面的，僅只兩個人，不像別號一堆七八個，十幾個。這七號監房中的罪犯，囚首垢面，與眾無異；但是另有與眾不同之處。一個年近五旬的囚徒，是個虬髯漢子；另外一個是年約二十四五的壯年人，却好像桎中虎似的，蟠伏爪牙，猶帶稜威，都不似尋常百姓。

這虬髯漢名叫蔡江，是江湖上劇盜，作案累累，雖然倖逃誅戮，却是終身難脫繯絏之苦；他是由斬監候，經過大赦，被判為終身禁錮。那個青年人，却是奉旨嚴拿，罪名不測的欽犯，逃亡到襄陽府屬縣被捕。幾次研訊，沒有口供；因為是要犯，也不敢過用重刑，因在這裏日子不久。司獄吏和獄卒，對這樣犯人，可說是另眼看待，既不敢管束他過甚，也不敢監視他稍鬆，幾乎是逐日戒備着，怕他自戕，防他越獄，更怕生出想不到的枝節，比如勾黨

炸獄，呼援規牢。

獄卒把皮鞭緊握着，上前打開監門，兩個犯人釘鐐郎當，聞聲全直起身來。持鞭的獄卒，小心釘着犯人的舉動，挑燈的獄卒高高的把燈舉起，照例的點了名。馬修仁借着燈光，仔細看了看犯人身上，又看了看門窗；忽用和藹的顏色，向劇盜蔡江說道：「蔡江，你要好好的守監規，熬得出來的。你也是條漢子，不許胡纏。王頭管犯人，礙着你甚麼事，你却發瘋？再不許那樣了！」

劇盜蔡江濃髯一動，張開了大嘴，一雙豹子眼倏一開闔，灼灼發光，醜怪的面貌，忽然浮現出笑容，又眨了眨眼，向獄吏馬修仁道：「馬老爺，俺蔡江是個粗魯漢子，却也最識好歹。你老爺十分抬舉我，俺斷不能給你老惹事。你老別聽王老標那個鬼種的屁話，俺多咱胡鬧來？俺在這裏有年數了，俺不是新來乍到，俺就是不受欺負，也看不慣狗子們欺負人。俺就是這點六斤半，早賣出去了，俺現在還頂着它，算是白拾的，不打緊。」

司獄吏眉峯一皺，勉強笑了笑，罵道：「混賬！蔡江你又來了，王頭辦的是公事，你倒挑剔他，你就夠不上做難友的道理了。」把手一揮，蔡江往後退了一步，笑了笑，也不再言語了。

獄吏復向那壯年犯人道：「喂三十六號，我們都知道你是個壯漢子。可是好漢子做事，明明白白，不要給辦公事的人找麻煩。你看這裏上上下下，待承你兩個，就算很夠面子，你就該安安靜靜的默着就是了。你怎麼在這裏亂說一氣，說的全是一切離經畔道，叛逆不軌的

話，他們做公的當然攔你，不教你說。這也是監規，監牢本來嚴禁犯人私談，更不許煽惑人心；你怎麼見個人影，就信口胡謔，罵起朝廷來了？」那少年壯士，面色白而微青，眸露忿鬱之色，有一種逼人英氣，仍不可侮。聽獄吏這們說了，微聲答道：「馬老爺，我說的是句實話，謀位弑兄的人，是不是衣冠禽獸？……」

這少年還要往下說，馬修仁忙掩耳攔住道：「我本來訓戒你，不教你亂說；你怎麼對我也說起這個來？」少年犯人笑道：「馬老爺不要害怕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；言者有罪，聞者無罪，我是要說我自己的話，連累不到別人身上。」獄吏皺眉道：「你再這麼隨便說話，我只可把你挪到五十七號裏去了。那裏又暗又潮，我就把你一個人監在那裏，看你向誰白話去。這裏也有籍嘴的東西，我可要對不住你。」

少年犯人不禁一笑道：「馬老爺，你以為我故意講這些話，給你我不心靜麼？不過我如魚骨鯁喉一樣，不吐出來不痛快。你要把我挪到單間獨囚，我更是求之不得。你要堵我的嘴，那也隨你的便，你可揣量着點。」獄吏改轉了話頭，漫問犯人道：「你倒底姓甚麼，叫甚麼？姓趙，姓胡，姓劉，那個是你的真姓？」少年犯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呼牛喚馬，任從公便，我倒很不在乎。案卷上派定我姓胡，監裏派定我叫三十六號，我就姓胡叫三十六號好了。」修仁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犯人道：「大清朝的人。」

獄吏雙目一睜，隱蘊怒意。本想逐日與犯人閒話一會，可以勾出一點實情來；這個犯入年紀不算很大，却是城府很深，竟一點不露破綻；口吻中還敢帶出嘲笑的意思來。這要是尋

常犯人，他怎敢！無情的皮鞭早打上了。知府曾經一再親自提訊過他，問他：「允禔的次子，被你隱藏在那裏去了？」犯人就連允禔這個人名，都裝作聽不懂，別的話更難鉤稽了。

司獄吏道：「三十六號，你是會武功嗎？」那犯人笑着搖搖頭，獄吏道：「你監在這裏，我們奉公辦事，也沒有力量減免你的罪，也不忍用酷刑挫折你；我們都憐念你是個好漢；總而言之，你不要教我們爲難，以後你口齒間，少要胡講吧，教上頭知道了，彼此不便。我聽說你打算越獄逃走，你可不要胡想，你萬萬跑不出去的。你想你乃是個朝廷要犯，這監獄裏外外或備得很嚴很嚴，你就是插翅變做一隻鳥，也逃不開去；何況身上還帶着刑具？其實事有事在，你如果真沒有窩藏允禔的次子，案子自有昭雪之望。你看我們待承你，總算很刮目的了；我們不承望你感激，只盼望你光棍做事，不要給我們過不去。要知道給我們添麻煩，也就是給你自己找不方便。」末了的話，明明帶着一點威嚇。犯人立刻答道：「謝謝馬老爺的恩典，我心上明白的。至於越獄的話，那簡直是笑談，可又說回來啦；那個犯人不飛出去？誰還有這個迷，願意蹲在獄裏等候砍頭的？只可惜犯人還沒有插上翅膀，空有飛的心，沒有飛的機會。」

馬修仁微微搖了搖頭，這個漢硬軟不吃；若不是府尊諄諄密囑，獄吏早就給他點苦刑，教這三十六號嚐嚐；看他到底身在監籠之中，還能噉人不成？獄吏重重哼了一聲，看時候不早，趁勢收篷道：「你只好好遵守監規，彼此都好。」又向劇盜蔡江道：「還有你。」蔡江答道：「我沒錯，馬老爺望安。」馬修仁道：「不是衝你一個人的事，這三十六號，總是

新來乍到，你多照顧他點。你總是舖頭了，你也得替我多操一份心。」說罷，對獄卒道：「收封吧，後牢還沒查到哩。」

五個人退出來，獄卒「格登」的一聲，照樣把七號牢房上了鎖。紙燈前導，馬修仁率領獄卒，到後牢點名收封；却另換了一種嚴厲的神氣，鞭笞哭叫之聲又起來了。

襄陽府是府縣同郭，縣衙大獄，共有二百餘號的輕重罪犯，牢房共三十餘間。修仁按名查點收封，暗囑獄卒，對這三十六號要犯胡英，太守有諭，須嚴加警戒，不得疏忽。獄外責令壯年快班加緊邏守，並且臨時由襄陽總鎮調來營卒一隊，協防大牢。

自從這三十六號犯人入獄之後，外面風聲驟緊，也不知從那裏放出來的流言，說是這個名叫胡英的罪人，別看他年輕，實是江湖上一個有名人物；只怕他猛虎入阱，不甘籠絡，早晚會弄出事故來。襄陽府知府袁士輝，是政途中一員能吏，視民十餘年，所至以幹練稱，行事未免酷烈些，任襄陽府正堂，尙末期年，不想突然遇上這棘手的案子。

這時候，朝廷上「奪嫡」一案，鬧得血淋淋的，許多宗室朝臣，被誅連屠戮的很多。當清聖祖康熙皇帝龍御上賓，皇太子早卒，皇四子胤禛，皇八子允禩，皇十四子允禵，結黨爭位，皇四子胤禛用陰謀獲得帝位，是爲清世祖雍正帝，記恨爭位之仇，遂下辣手，慘殺諸弟。大將軍年羹堯，曾經參預奪嫡祕謀，却與十四子允禵私交甚好。雍正陰命年羹堯戕害十四子，年羹堯不肯，反上密本保奏。雍正大怒，又因別的關係，不久便把年大將軍賜死。

這個華山胡英便是年大將軍的門客。年大將軍料到狡兔死，走狗必烹，料到雍正殺完了

親兄弟，便要殺害助他奪嫡的功臣了。當他身任四川總督，忽然特旨調他爲杭州將軍，便曉得殺身之禍已至，遂暗將次子年紹武，託付給親信武士華山胡英。胡英受了託孤之重，將紹武潛藏起來。亡命河南，四五年來幸未漏跡。不意第六年上，胡英爲人所賣，以致失脚，落在獄中了。

告密賣他的人，並不是仇家，或者還可以說是同黨。告密的是當年大將軍府中的護衛，叫做汪長年。其時年大將軍正在羅致江湖上奇才異能的人物，禮賢下士，頗得了些人材。這汪長年倚仗將軍的威勢，又工心計，善于鑽營，居然發了財。禍作時，府中士吏也都星散，有的被官府拿去，以別的罪名處死。汪長年却走了一步運。恰因母喪請假回籍，僥倖脫了大禍。他變姓名亡命潛踪，也是埋首六年，幸無識者；不料風塵中遇見了胡英。他們舊本相識，故人患難相逢，起初念舊情深，彼此都無詐慮；但汪長年一路逃禍，家資耗失很重，眼下度日十分拮据。偶而聽胡英說，年大將軍的二公子，被他救了出來，並攜帶了不少細軟珍財。又說同寮們星散各地，感念故主之恩，雖當勢敗，還有非常的密謀。汪長年久在窘鄉，聽了這話，受家中人的慫恿，陡起負恩之謀，遽動告密之念，害得胡英由此落網了。

汪長年這一次告密，一來要洗刷自己的罪嫌，二來借告密之功，自己從此可以公然出頭，三來便是盼望得賞救窮。此時告變之風大熾，朝廷每每的拿犯人的資產充賞。汪長年貪財辜恩，竟到湖廣總督衙門告密。不說是窩藏年大將軍的次子，反說是允禔之子。總督大驚，立刻委幹員持密扎，飭府掩捕。居然一舉得手，把胡英擒來，寄押在縣牢。却是有一事

不了，那主犯年將軍之子，竟沒有搜着，不知逃到那裏去了。這案交派到襄陽府辦的；委員和太守密議，一面由委員馳驛回省請示，一面由府縣將要犯收押，嚴訊餘黨，追捕逃犯。於是胡英在縣監一囚經旬。

湖廣總督一聽主犯未獲，就不敢奏報請功，把幕府文案邀到內堂。商量本案應當怎樣處理。幕府說：「皇上明察，又最關心這件案子。東翁要等主犯捕齊到案，再行奏報；只怕萬一把這消息，洩漏到京中，要是內閣先問下來，可就多有不便。依晚生看，還是迅發奏摺的好，皇上見奏，一定欣悅。」總督皺眉道：「可是跟着皇上一定找我要那主犯，我却沒有拿到。隨後將主犯拿到歸案，是很好了。萬一事情不順手，主犯捕不着，皇上要得緊，這可自尋苦惱；請功不成，反惹事了。」賓主之間，祕計良久，還是暫不奏報，先命南陽府把犯人提省親訊。料到府官遇上這種案情，必不敢嚴刑取供，不用酷刑，自然追究不出逃犯來。巡撫決計要自己親訊，又諭知南陽府，解送犯人，沿路要嚴加防範，火速解來為要。這一番商議，乃是胡英被擒二十日以内的事。

胡英本名，並不叫這個，他這是假名。他實是少華山山畔的人，又是武當派有名技擊之士，真名叫華山虎孟英，這一次要起解，可就給襄陽府添了苦惱！搜捕孟英時，乃是知府袁士輝定下密計，仗着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孟英猝然誘擒。孟英絲毫沒有防到，所以官府方才僥倖得手。現在縣獄寄押，縣官固然是晝夜提防，恐怕出了意外；襄陽府為本案原辦，更是提心吊胆，這一回起解，更是遇到難題。在巡撫與幕友密議奏報之後，緊跟著就是知府

與幕友密議起解之時了。而華山孟英，傲然囚處在獄中，早把生死置於度外。只要二阿哥逃出羅網，他想：「自己拚着一身傲骨，來受酷刑。」只可惜倉卒被獲，沒得毒自盡，滅口全忠！

但是消息傳播得很快，孟英一入獄，外面的同黨，和江湖會幫，陸續得了信耗。官部掩捕孟英，儘管做得機密，儘管是帶同眼線汪長年，乘夜包圍了孟英的寓所，終於由近隣口中，慢慢透露出風聲，於是孟英的死友，在幾日間，歷歷落落，趕來了四五個，另外還有邀著別的風塵人物來的，也有的潛入城中，也有的潛伏在郊外，很想伺機搭救這個華山孟英。這潛蹤而來的外援，竟分兩派，一派是孟英的同事，是年大將軍星散在各處的死士。另有一派，竟是明末遺胄，要伺隙圖謀死灰復燃，苦於無機可乘，今見將軍的門客志在護孤，也與雍正作對，這些遺臣打定主意，要把孟英拉攏過來，要作一個道不同，不妨同謀的夥黨。現在來到襄陽城的，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行腳僧，號稱太湖一雁，攜帶一個頭陀侍者，就在郊外荒山野寺中，掛單柱錫。這隨行的頭陀，年約三十七八歲，面目醜怪，膂力很強，名叫甚麼鐵丁，肩挑一口銅鐘，到城裏大街小巷，敲鐘募化，各街亂串，說要重修這荒山的廢刹，老和尚太湖一雁，就敲木魚，喃喃誦佛，向善男信女求布施，也說是爲了修廟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惹得作公的注了意，兩個捕役，截着二僧，翻來覆去的盤詰，最後把他師徒逐出城外，好像還敲了一筆錢。但師徒二人縱遭驅逐，依然戀戀，仍在城廂以外，大小村莊，挨戶化緣。

據說這老和尚頗有道法，能夠畫符給人治病，施聖水給人消災。村莊人競相傳說，有的人便覺得老叚二僧跡近詭異，但事不干己，也沒人問問，只有北關的一個地方，曾找了頭陀一踰，後來也完事了，大概也是圖了錢，便不根究，一任二僧在襄陽城郭，方圓左右，出入募化。

忽一日，又來了一個年青女尼，帶髮修行的模樣，不知他們出家人有甚麼講究，竟逢人打聽太湖一雁老和尚的落腳處，有那閑人指告了她，她尋到老僧，同上山寺。也不知耽擱有多久，也不知他們說些甚麼，臨出來時，有人瞥見女尼，眼淚汪汪，低頭急馳，隨後便不見了。

跟着湖北地方，競傳出現了豆兒和尚，說是拍花的妖人，不但妖言惑衆，還拐騙小男弱女，開膛挖心，配賣蒙藥。有幾處城鎮，發見這豆兒和尚，到茶寮酒肆，說書館，雜技場，把一袋煮豆，施給客座，就便募緣；人吃了他的豆，據說是迷忽失心，不死必瘋，再不然，就跟了和尚走。這樣的謠言傳播出來，賣豌豆羅漢豆的小販，都吃了掛落，行腳僧人也受了嫌疑，誰也不敢給小孩買豆吃了。在襄陽城內外，有的人就指口道擔鐘化緣的二僧，疑心他必是豆兒和尚的一黨。却也奇怪，自從謠言一起，自從女尼一到襄陽，太湖一雁師徒募地銷聲匿跡了，似是聞風避罪，這謠似乎有因。

隨後在襄陽城內，又發見兩個異鄉口音的男子，總在府衙縣獄左右徘徊；一連三日，流連不走，東張西望，形色可疑。六扇門裏頗有幾個高眼力的人，看出這兩個男子行止不對

勁，就上前答詢，試用話詐問他。經這一詐，到第二天，這兩個男子也不再露面了。

像這些情形，只有捕役下邊的人，略覺可疑罷了，襄陽府正堂袁士輝並不曉得。袁知府只知這是欽犯要案，沒想到外面有人營救。袁知府親自提訊華山胡英，究問餘黨，根尋允禱次子弘基的下落。這天開審，把胡英提到內堂花廳，先用好言誘訊。這個胡英口風很嚴，把真相瞞得滴水不漏，他只承認自己是安善良民，連年羹堯的名字也不提。不想正在這時候，突在縣牢後街，抓獲了兩個夜行人物。這兩個人用全副掘洞的器具，正在挖掏大牢後牆，被幹捕擒獲，從兩人身上搜出一張年貌單，一張縣房圖；那年貌單，正寫着胡英的形貌和年歲。把這東西呈上去，知府和縣官嚇了一大跳，這才知道案情嚴重，獄中囚犯胆敢劫牢造反。這萬萬疏忽不待，除了加緊戒備，多調官軍，嚴防越獄外；袁知府連忙飭役，把兩個夜行人物押到，由袁知府隔別開親加訊審。這兩個夜行人，一個自承名叫黃友朋，一個自承名叫謝林，也不知是否真名真姓。經百般拷問，兩個犯人只供認是小偷，再不肯承認和胡英通謀。

袁知府大怒，把胡英提出來，教他三人對質。這華山孟英看了看黃謝兩犯，情實不認識。袁士輝本是幹員，也知他們三人之間，未必認識，若是認識，就用不着帶年貌單子了。但是袁知府料定他們必是同黨，多方設計，要誘出他們的實供來，結果一番徒勞，三囚全是硬漢。知府氣得拍驚堂木，要用嚴刑，重加拷問。對於華山孟英，因是要犯，不敢過用刑法；對這兩犯把夾棍板子種種嚴刑全都用上。兩犯受刑，仍不肯招，隸役一喊堂威，把夾棍

收緊；兩犯昏厥過去了，這一堂沒有問出結果來。

袁知府跟省中委員商議，隔了兩日，重復提問要犯，和委員一同會審，這一回，由委員用好言誘導，對兩犯道：「你倆必是受了別人撮弄，他們不出面，支使你二人做這劫牢的事，你的同黨太不好了，他們的居心實在陰險。我看你二人也是一時癡迷，你若招出實底，本府定要從輕發落，不任重罰上問你，開脫你二人，你二人不要自誤啊！」黃友明謝林笑道：「二位老爺，我兩人本是窮極無聊，才做這挖洞偷東西的營生，不想挖錯了地方，我們真不曉得錯挖到縣衙門了。我們是初犯，老爺開恩，下次我再不敢挖了。」

委員把驚堂木連拍，喝道：「你還要裝傻？你不怕皮肉受苦，你還支吾麼？」堂役再將重刑擺上，威嚇二犯。二犯破出死來，矢口不承。

知府和委員又重提華山孟英。經反覆訊問，孟英一時失言，微露破綻，問官立刻峭住緊釘，孟英索性負怒供道：「你們也不必多招顧我了，我多謝二位老爺的盛情。你說我暗藏著允禩世子，我就算暗藏著了；這件事老實說，成則爲王侯，敗則爲賊寇，我早不想活着，你們殺了我罷。你二位不能做主，你們趁早把我起解。我是早就不要性命的了。你問我的同黨，我早沒有同黨。就有同黨，也被雍正威逼利誘一一收買了；我的同黨，只有我一個。」

委員反覆詰問，不得真情，不覺動了火，喝命動大刑。袁知府有心攔阻，又不肯駁面。兩旁皂隸吆喝一聲，將刑具給犯人掌上。孟英緊咬牙齒，挺刑不語，夾棍連滑。孟英面

目變色，竟昏死過去，知府一見不好，忙將衣袖微微一擺，立刻停刑，掌刑的官役用藥物冷水噴救，半響，孟英才緩過來，態度越發挺傲，至死不招。知府向委員示意，暫把孟英搭下去，再訊黃謝兩個犯人各受了兩夾棍。兩人受刑不堪，已然出了聲，却是仍無實話；上了刑，連喊有招，刑具一下，又發展抵賴。這一來，激怒委員，知府袁士輝竟攔不住，把三個犯人連夜熬審起來。一千隣證，也連累受了刑。

這件欽案，要緊的是根尋主犯年紹武和允禧嗣子。袁知府派出許多番役，查店查街，一來緝逸犯，二來搜捉通謀破牢之人。堂上訊供，也加緊辦理，一連問了數堂，全在夜間。知府知道委員辦得過於操切，因為是上差，是巡撫的親信，他也不好明駁，只得委婉勸解，最好少用刑訊，萬一問出岔錯來，案子便不好了結。不意刑訊之下，果然出了岔錯，却不是重刑拷死了人犯，乃是罪犯外邊同黨，趁着過堂，動起手來。

這一夜，府衙明燈輝煌，委員和知府又在內花廳，提出犯人熬審。把華山孟英和黃謝二犯同時押到堂上，對面用刑，也是拍山鎮虎的意思，藉此恐嚇犯人，逼取實供。更番上刑，依然不招，委員漸覺到技窮，正要另換非刑。忽然嘩啦的一聲響，一道青光自天而降，穿花廳直飛到公案桌上面，把筆簞硃硯打得粉碎。委員一聲慘呼，斜身栽倒在另一公案上，知府袁士輝，嚇得站起來，又坐下了。全堂驚叫，齊喊：「不好，有刺客，一條然見兩條黑影手握利刃，從花廳對面房上，如飛鳥掠空，翩然竄到堂前。花廳當時大亂，府吏以下書吏皂班，狂喊亂竄。燈影閃閃，人影紛紛，知府到底是把能手，拚命喊了一聲拿賊。邏卒應聲大

呼，上前捕兇欲前又却。這兩條黑影分明是兩個夜行人物，百忙中看不清真面目，只瞥見一身青色，明晃晃要著刀。兩個刺客右手又一揮，立刻浮起一層迷濛白霧，籠罩在全堂上，對面不見人蹤。霧影中，恍恍惚惚，似見這兩個刺客撲奔了受刑的孟英。

知府驚悸亡魂，登時省悟：「這不只是刺客，這是劫犯！」扯喉嚨又喊了一聲：「拿，拿！」忙亂中，嗖的一聲，花廳西牆又飛竄下一個刺客。這刺客也是一身黑衣，身材抵地，回手摘取背後的弓，開彈弓一陣暴打。把官役邏卒打得亂撲亂撞。那先下來的兩個青色人影，在迷濛白霧中奔突，一個人驅殺廳上官人，一個人抽削鐵寶刀，俯身過來一扯孟英，噲的一聲用力猛削鐐梏可是格登一聲沒有削動。同時隱隱聞得訊話聲：「還走得動不？」華山孟英低聲說：「不行！」他遍體鱗傷，已難掙扎；刑具未除，逃走更難。

這時節，委員顛撲在地，有他攜來的跟班，冒着勇氣救主，把委員措起來，就跑入後堂。知府喊了幾聲拿拿，也抽身跑到屏風後。書吏官役逃的逃，喊的喊，花廳只剩下邏卒皂隸。被那持彈弓的刺客，一陣亂打，都打跑了。却圍著花廳，一疊吆喝，「有劫差事的了，有刺客了！」也有大胆的奔出來傳呼救兵，催衆拿賊。

花廳後牆又跳出兩個刺客，一個提刀，一個張弓。乘著濛濛霧影，忙忙的一齊斬截刑具，措救囚犯，由那持彈弓的人開道。一共五個刺客，竟要當場劫救要犯，可稱爲胆大氣豪。鐐梏太堅固，刀削不斷，忙用百寶鑰匙來開；無奈這鐐梏不只是分量重，鎖得緊，而且鎖孔全都灌了錫。費了很大力，僅僅鏗斷了脚下刑具，手上的梏杵再無暇來開，三個刺客措

起了三個囚犯喊一聲！「得手了！」

可是他們得手了，官軍也得信了。公堂上一亂，早就有人馳報府標和襄陽鎮兵，先有一撥人趕到，把官衙包圍，由外向內攻救。番役三班，護衛的標兵，將火把高照，刀矛弓箭齊上，一員武官催衆從後衙繞入，裏應外合，來拿刺客。

三個刺客揹着犯人，兩個刺客用彈弓利刃，一個當先開路，一個斷後護友。頭一個刺客揹走了華山孟英，一躍出了花廳，再躍上了花牆，更一竄便可闖出內堂。

借著彈弓開道之力，頭一個人居然闖出去。第二人闖出花廳，一連三躍，竟未能搶上牆頭，刺客的彈弓把官兵打得七零八落，官兵的弓兵手也開了弓，一陣攢射，把刺客也給阻住。第二人揹着黃友明，三躍未能上高，只得循牆而走，第三人揹着謝林，竟未能撲出來，反而折身向後走，奔向屏風內宅中。百忙中，到底不能相顧，刺客散了幫。斷後的刺客反身援救，索性分道向外逃。

這樣一來，給官兵騰出展手脚的功夫，迎頭一陣亂箭，跟著刀矛兜抄；刺客踉踉跄跄，擇活路便走，越發的不能相顧。第二個刺客貼牆而逃，突中一箭，囚犯黃友明惶急中，忙叫道：「快給我一刀！」這刺客不暇回答，背上揹着人，手上揮動刀，把甩手箭連發，一抹地搶到二堂，突然又遇阻撓。再要退回，亂箭從背後如驟雨一般上上下下射來，這些弓手都藏在明柱後，穿廊裏，或倚牆隅，或因在角門邊上，籍物隱身，只開弓遠射。官兵道路熟，繞前繞後，左右注源，這五個外來的刺客，僅恃預先畫的房圖；道路生疏得很。幸而官衙廷

築，大抵是一樣的，統統由四合房築合而成，他們忽遽中有路便走。黃友明見事不妙，又催叫了一聲：「并肩子，放下我，你快逃命去吧！」喇地又一排箭，黃友明哼了一聲，飲羽氣絕，頭向後仰，搗救他的刺客登時覺察，怪吼一聲，一欠身，棄屍在地，圓睜二目，急加驗看。黃友明耳門上中了一矢，制命之傷，確已無救。這刺客大怒，志在救活人，不是搶屍，立刻騰身揮刃，向官軍拚命。官軍迎上來，長矛攢攻，爲首小兵官忙督手下兵，先把黃友明的屍體提到，惟恐要犯尸體再被劫走，就勢梟首，以防意外，這刺客挾一團拚命的銳氣，居然衝開長矛，挺身一躍，飛上短垣，又翻身下跳，一抹的奔尋華山孟英。他的意思，救不了全數，也得把要緊的人物救出，方不虛此孤注一擲之功。利刃一順，連闖兩道院落，不見華山孟英逃走的方向，忙直飛身上房。突然聽見弓弦響，黑影中不能見物；急急閃跳，肩中了一箭。不由得伏身往下一落，奔黑影中一竄，脚下一絆。黑影中陡又聽見譁然大叫，從角門撲出一小隊邏卒，喇地一排箭。刺客揮刀招架，不防頭頂上瓦片飛下，幾個利落的捕快，登高下瓦，連往下打。刺客額上額下，到底被數把撓鉤搭住，一扯而倒，身落在官軍之手。

第二章

羣雄劫牢

官兵越聚越多，刺客不能猝然奪路，耗時稍久果然弄巧成拙。第三個刺客，搗救謝林，竄到後堂。知府袁士輝驚慌失色，有一名跟班，在身邊攙扶他，他忙對跟班說：「快傳外

班，快保護內宅，快防備監獄！」喊了這幾聲，知府自己鑽進偏廡，頂住了門扇，催跟班快去。他自己抖抖的扯破窗紙，向外探頭，忽有一條黑影跟蹤奔來。袁士輝明知這人影是刺客，他一聲也不敢哼；那跟班被逼出去呼救，正和刺客碰了個面對面，「哎呀」一聲，回頭要跑。斷後的刺客恰恰趕到，順手一刀，把跟班刺倒，然後護住了謝林，一抹地搶奔後宅甬路。搯人的刺客在前，斷後的刺客在旁，錯落並肩，冒黑影急闖。連連穿行兩道穿堂門，迎面已有官兵繞道趕來，保護官眷。雙方抵面，唰的一排箭，唰的又一排箭，搯人的刺客登時中箭，血流及踵。兩人大呼，一齊協力，往官兵拒守的角門硬衝。官兵七零八落，又射出一撥箭，再想抽矢上弦，刺客的刀已然劈到。官兵小隊不過十六七個人，登時潰散倒退。兩個刺客衝開這道卡子，出了角門，走上甬路。官兵在後追躡，兩個刺客急發暗器，打倒了兩個兵，殺開一條活路，居然奔出後衙。

偏偏不湊巧，二刺客中箭拔箭，帶傷狂奔，剛剛奔馳在府後街，突然與襄陽鎮標的大隊相逢。鎮標兵足有一二百，火光照耀，把這血淋淋的二刺客，一囚犯團團圍住。後衙也追蹣出二三十個府標兵，各處巡卒也傳呼奔馳趕來。二刺客奮死力奪路，無奈外面的接應，已被官軍破獲，兩不相救，大事落敗。兩刺客努力苦戰，居然潰圍逃出。又不敢敗回老巢，後面官兵苦追不捨。萬分不得已，奔入一家空宅，官兵立刻把空宅圍住。耗到天明，官兵縱火，把兩個刺客燒出來。囚犯謝林也在空房中搜出，人已半死。兩個刺客力竭被擒，傷重身死。那華山孟英被頭一個刺客搯出花牆外，落在平地。地方仍在府衙中，是府衙西跨院。這

個刺客是華山孟英的舊友，名喚田元壯。田元壯的武功甚佳，揹負孟英，奔到跨院，閃目一望，黑影中似沒有埋伏，立刻掠空一躍，意欲飛上偏廡。只是揹定一個人，勉強縮短牆，還可努力，若躍登高度，實在力不能及。他剛剛奔到這裏，官兵打圈巡緝，也迎頭堵上。喧嘩聲中，人還未到，火光先照到。田元壯不能登高，正要走平地，撲奔南面的穿堂門，却劈頭被官兵邀住，一陣吶喊，唰地一排箭；田元壯咬牙切齒，又退回來，官兵漸集，前商後聚攏過來，平地揮矛，登高放箭，兩面截擊，田元壯顧前不得顧後，正在危急，黑影中奔來一條人影。還是開路的同伴，不防此人是府衙的班頭，有名的好技擊，猝然迫近來，照華山孟英一鐵尺。孟英伏在田元壯背後，手上桎梏未除，無法自救，喊了一聲。田元壯已然覺察，旋身一竄，抬手一鏢，把班頭打退。這班頭抖擻精神，退一步，復揮鐵尺，上前搏戰。燈籠火把照耀，弓手不敢再射，恐傷自己人，只打圈圍住。田元壯憑武力，很能鬥得過這班頭，只因揹着一個人，刀法大見減色，竟拋不開這個班頭的纏戰。抵拒十數合，越加危迫；到了這時，那開路的同伴，挾彈弓已然闖出去，見危回身來救，曳弦開弓，一連數彈，把班頭打得閃身倒退。乘此機會，兩人合在一起，各揮兵刃，張皇奪路。

這開路的刺客，是有名的神彈弓，北方稱他爲連珠彈，生得長眉俊目，宛如女子，年已二十七八，外貌還像十八九歲的白面書生。他本姓朱名叫玉山，和田元壯是表兄弟。他們劫救孟英，和太湖一雁是兩碼事。只爲早發動了幾天，風傳孟英過日要起解，他們候援未到，又探悉府衙空虛，才猝來硬行打搶囚犯。他們終於落敗。連珠彈裏護田元壯，田元壯揹負孟

英、努力猛撲，把官兵捕役打得既退復聚，竟換上撓鈎手，就近來抓擄下盤。有的捕快和兵丁，又搬梯登上房頂揭瓦往下打。府標的弓兵也上了房，用弓箭攢射，堵住了出路。田元壯如怒獅一樣，指東打西，連傷兵卒，無奈敵人雲集，不能上高，若就平他奪門，連試數次未能得手。連珠彈看透情勢危急，候外援至今未到，只可拚命向外奪路。連珠彈把牙一咬，飛身上房，收起兵刃，曳開彈弓，認定東角門，一陣暴打，乒兵兵兵，把房上的官兵，堵門的官兵，打得沒躲閃。遂厲聲喝道：「元哥，快上這邊來！」這樣，連珠彈居高護下，田元壯掄刀平取，竟撲到東角門。

連珠彈身上，竟佩帶了兩隻豹皮囊，滿裝了彈丸，每一皮囊袋，裝着一百二十粒彈丸，捨命這一暴打，官兵不敢上前，撓鈎手抱頭旁竄，只剩下那個班頭，還提鐵尺來擋。被田元壯狠狠一刀，房上連珠彈又照班頭後腦，連發數彈。班頭不能支，蹲身往開處一跳，連珠彈湧身跳到東角門牆頭上，騎牆而立，打裏打外，田元壯趨勢俯身一鑽，出了東角門。連珠彈翻身曳弓，照追兵連打數彈，這才奮身跳落平地，搶先一步，再給田元壯開道。連珠彈只憑這一張弓、兩囊彈丸，以一身兼管開路斷後，多仗著他合田元壯久已共事，頗收指臂呼應之效。

從東角門逃出一段路，到一長甬道，牆外趕到了兩個接應，撞倒了一堵牆，引領田元壯，逃出缺口，連珠彈也跟蹤逃出，官兵也跟蹤追出來被這兩個接應，橫身阻擋，亂發暗器，只擋得兩杯茶時，田元壯竟得貼箭道，逃到街上。擇一短牆，由連珠彈朱玉山扶助，一

躍上高。田元壯揹負華山孟英，登上臨街的市房，這一得上高，便得了手，展開夜行功夫履險如夷，竄房如走平地，把官兵全落在地上了。夜暗星昏，田元壯前逃，連珠彈斷後，按預定之計，連珠彈故意往別處逃，把追兵誘到岔路上。追兵剛要改道，連珠彈立刻發彈弓，打他幾下，教官兵窮追自己。那兩個接應挨到時候，也往歧路上，且戰且走。藉這機會，田元壯竟得鬆緩了一步，揹負華山孟英，遠遠的逃到預定的潛伏所在。

這時候田元壯身上已經中箭，雖經拔下，依然沁沁出血，並且累得渾身浴汗。華山孟英惟恐兩敗俱傷，伏在元壯背上，再三催他放下自己，逃命去吧。田元壯那肯答應，如今已將追兵甩落後面，剛才奪路尚不肯事廢中途，此刻眼見有了活路，雄心愈熾，且跑且說：「孟仁兄不要擔心，我們的祕巢這就快到。」孟英道：「我們的巢是在城內，還是在城外？」田元壯喘吁吁說道：「就在前面，就在城裏。」孟英嘆道：「這樣說，還不能出城？田仁兄，我謝謝你的大恩，你還是把我放下來。你可以把我放在人家房頂上。你先歇一歇。」田元壯顧不得再答話，連說：「唔，唔，唔！」竄房越脊，仍往黑影沒人處竄奔。躡足而行，踐瓦無聲，越過了一層層的房舍，眨眼到了一處地方。忽然止步側身向下一望，低說道：「到了，孟兄放心，我要往下跳。」從房頂一溜，滑落平地，正是一所臨街的小院落。

田元壯把孟英放在牆根，走到前面東舍窗前，剛要彈窗，前廈北房頂上突現人影，喝問了一聲：「誰？」同時屋中燈火驟明。有人喝問道：「回來了麼？」田元壯忙遞暗號，低聲道：「是我，回來了！」房頂的人也尋聲跳過來，兩面一對，驚說道：「田兄，是你，他們

怎麼樣了？」田元壯喘息不已說道：「你別忙，你快把孟兄攙進去。」這人依言，急急尋到孟英，失聲說道：「連刑具還沒有除？……哦，孟仁兄，還認得小弟我嗎？」

華山孟英早已支持不住，仰面一看，認得這人名叫楚良材，呼道：「楚兄台，咳，我謝謝你們，我太對不住，自己不小心，勞動諸位！」這楚良材放下巡風的兵刃，立刻揩起孟英；東舍門豁然打開，迎出一人。田元壯累得幾乎寸步難移，屋中人忙過來扶著他，一同進了東舍。

東舍裏只有兩個人，全都守燈沒睡。這燈光是用瓦器罩住的，外面剛有動靜，掀去瓦器，立刻透露亮光。屋中發出一種氣息，四壁陳列木格立櫃，原來是藥舖。屋中人外表全像商店夥友，一人微有鬚鬚，算是原居停，把華山孟英扶在床上，讓田元壯坐在椅子上，略問搭救的情形。田元壯搖頭道：「快想法子，給孟仁兄除去刑具，還得治刑傷。」楚良材也說：「田大哥也掛了彩。」田元壯道：「我不要緊。」

華山孟英到了此時，果然神色惡劣，強向衆人道謝，眼睛一睜一閉，似要昏厥。衆人忙找傢俱，給他破鎖。那年長微鬚的人說：「不好，先給孟英灌點藥吧。」衆人一面忙著開鑊，一面忙著拿藥。藥極現成，這裏本是一座小藥舖，取了成藥，給孟英服用下去，開鑊也有準備，把自來簧如意鑰拿在手邊，先驗看鎖門。這一條粗巨的鐵鍊，套著脖項，垂下來綰住雙手，要截斷巨鏈，實非容易。要開鎖門，可惜鎖孔灌了錫，甚麼如意鑰匙，也不能投簧。硬開既不能，借助火力，想要鎔化了錫，鎖又緊鎖在脖頸手腕上。但是官府給犯人上這

刑具，也自有打開之法，楚良材略知法門，從巨鏈上尋找了一段破碴口，由破碴口用力，墊上鐵墩，用力猛擠猛砸，這才把錄梏解開了。孟英微呻一聲，頭上汗出如瀉，昏死過去。衆人把孟英搭放在軟床上，蓋上棉被，教他慢慢蘇緩。容出這功夫，齊向田元壯詢問，公堂劫犯的情形。

田元壯疲勞已極，裹創服藥之後，只是搖頭。反問楚良材：「連珠彈還沒有回來麼？」又點著人名，問這個弟兄回來沒有，那個夥伴回來沒有。他一問，楚良材便一搖頭，這些人顯見全沒回來，回來的只他一個罷了。田元壯道：「咳，不好，我得尋尋他們去。」五個人襲公堂劫囚犯，七個人在外巡風打接應，巡風露面的只見著兩個人，那五位也不知遇見甚麼了，既未上前入府衙，也未退後返回藥店。田元壯情知不妥，站起來，一幌一幌，抄起兵刃要走。楚良材急忙攔住道：「這是小弟我的事。」田元壯道：「不然，我們還得保護孟仁兄，連夜出城，這事該歸你辦。」楚良材不肯，一指那有鬚鬚的人說：「出城之舉，可由韓世叔想法。你看你的神氣不好，你動不得了。」

楚良材留住田元壯，奮欲代往尋伴，他早已改變形裝，暗藏兵刃，趁天沒亮，忙往外走。一竄上房，先側耳聽，又定睛看，夜色深沉，風聲瑟瑟，府衙附近，隱隱浮起火光。凝神良久，分明聽見乍起乍伏的喧嘩聲；更俯察近處，渺然不見人影。這一夜襄陽城內有非常之變，已可覺出。更籬不響，漫漫長夜，只聽見狗叫，楚良材立刻跳到平地，奔上前去，決計要把連珠彈等尋回。

這邊華山孟英臥在軟床上，半晌不醒，那年長微鬚的人名叫韓立青，以行醫爲名，實是江湖一個俠客，所謂寒山醫隱的，就是此人。田元壯很不放心孟英的情形，韓立青說道：「你不要過慮，等我看看。走過來，拿起孟英的手，暗診脈息，半響說道：『脈息平和，不要緊的。田兄，我看你失血太多，面色慘變，你倒狠該歇歇。』」命那年青人昇來一床，催田元壯躺下。又命快煎兩杯參湯，給孟田二人服用；又命年青人，仍將燈火用瓦器扣上。然後兩人臥床，兩人倚案，坐在黑影中，聽候吉凶，等待劫犯羣人的續歸。

候過半個更次，連珠彈一行半個也沒回來；楚良材迎上前去，也不見返轉。還有他們的第二步接應，也沒有準時來援。田元壯心中惶急，再臥不住，挺身坐起來，覺得精神略可支持，提了兵刃，出院上房，向四面瞭望。寒山醫隱韓立青也走出來，把長袍一提，躍上短牆，翻上房脊，一同向府衙那邊瞭望。直瞭了好半晌，方見一條黑影，從西南小巷奔來。方以爲是劫犯的人逃回，及至迫近，才知是那太湖一雁的弟子名叫鐵丁的那個頭陀。

雙方抵面，從房頂跳下來，進入東屋。鐵丁道：「你們成功了，這不是華山孟英麼？」田元壯嘆道：「正是孟兄，這回事情只有一半得手，我們的人折失了好些。老師傅現在那里呢？」頭陀道：「家師現在前途埋伏，他老人家進城數日，看出在內設法，不如在外面。他老本意，是要耗到孟兄起解，檻車行在半路上，再攔道動手。他老人家已然布置好了，想不到諸位竟冒險成功，直入虎穴，已將孟兄救出來了。由此看來，家師的打算，未免太小心了。」寒山醫隱道：「這都是連珠彈的險策，人雖救出，出城還是難，並且他們全沒有如時

回來，正不知折了多少人哩。」

頭陀看了孟英，孟英依然昏睡。頭陀問道：「他身上有傷沒有？」寒山醫隱韓立青道：「焉能無傷，傷却甚重，幸虧沒有折筋骨，醫治不難。」頭陀鐵丁噓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給你慶功。我這就趕緊折回，給家師送信，好教他遣散黨徒，不必在山坎設埋伏了。」喝了一口水，站起身要走，田元壯，韓立青一齊攔阻道：「且慢，千萬不要遣散。……：……：你等等，我們想一想。……：好了，我們還得請老師傅慨助一臂，請他老人家，率領幾位硬手，給我們幫忙吧。我們要出城，也是一道難關。」

頭陀道：「這功夫，就計劃出城麼？你們剛劫了要犯，立刻要走，不怕官捕打眼麼？你們最好是多在此處潛伏幾天，容得稍爲冷靜，再乘夜逃走。」田元壯道：「我們本是這個打算，可惜連珠彈等全沒回來，還不知吉凶如何，但不拘如何，總得請老師傅親來一趟才好。」頭陀沉吟道：「這話很對，那麼我還得回去。並且，我這就回去，一到天亮，城門必嚴。告辭了！」打一問訊，推門要走。華山孟英忽在床上呻吟了一聲。頭陀回身止步，孟英竟柱著牀，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鐵師傅也來了。我謝謝！」

鐵丁和尚復又回身，挨到床邊，和孟英握手談了幾句話。笑著說：「你我可算是道不同正相爲謀，我家師很想勸你加人我們這一夥哩。你好好養着，我不能再多耽誤，你看天不早了。」孟英道：「見了老師傅，請替我致意。」頭陀道：「那是當然，我還要請他來。」又向田韓二人點了點頭，飄然出舍，一簞身上了房，穿房越脊，飛簷走壁，一逕翻城而出。城

廂果然很亂，城門嚴扃，把城門的人不知那里去了，頭陀趁這機會，可說是來去自如。

華山孟英歎息一聲，又閉上眼。田元壯韓立青把頭陀送走，仍在進去出來的探望。同伴依然不歸，田元壯又要出去尋找；因為邀來這些人，很有地理不熟的。寒山醫隱道：「你好好歇着，讓我出去。」長袍馬褂，暗帶兵刃，和一匣袖箭，一袋鐵蓮子，飛身越垣，從小藥舖後院，跳到外面。黑影中，往各處轉，居然此行不虛。搜到一小巷，瞥見暗隅，蹲着一个人，覺得此時此地，不應有人在此，忙挨了過去。未容挨近，這人突然一長身，明晃晃的刀影一閃，抖手發出一暗器。韓立青往旁一幌身，探手接住，口中忙發暗號。那人應聲答了一句話，跟着哎喲一聲，身軀一栽一栽，終于又蹲跪在地上。

寒山醫隱韓立青急忙奔過去，伸手攙扶。這人果是同伴，名叫王立庸，已然力戰負傷，不能動轉，逃在小巷中，果然迷途，不能尋回小藥舖了。韓立青攙起王立庸，急往回走。剛走出一箭地，王立庸掙扎不動；韓立青驗看他身上，肋部重傷，血流不止，當時裂衫纏塞創口，竟捆不住。韓立青只得措起他來，奔回小藥舖，沾了自己一身血跡，把王立庸放在床上，忙與舍中人代為敷治。王立庸略略神定，告訴韓立青，還有一個同伴，負傷躍上人家房頂，創口比自己還重，能把此人搭救回來才好。此時田元壯疲極臥床，剛剛迷忽過去，更無他人可遣，韓立青皺眉道：「也罷，還是我去。」脫去長袍，另換了一件，急急的尋找過去。

韓立青直摸到鼓樓附近，躍上人家房頂，細細尋看。距府衙已近，衙中喧嘩聲音已停，

內外火光星星點點，依然甚明。獨有北關一帶，人呼馬嘯，似有大隊官兵。韓立青縱目極望，到底看不分明，因為相隔大遠，天尚未亮。低頭俯察民居，家家戶戶關門閉戶，一個背行的人也沒有，好像全城已知有變。最熱鬧的大街，商鋪櫛比，此刻也沒有開門板的。韓立青依照王立庸所說的方向，尋來尋去，這才又在一家平房屋頂上發見一個人，橫躺在房頂上，手裏依然握刀，身旁漬着一片血，人已然說不出話來。韓立青向他遞暗號，他只點了點頭。韓立青搖頭歎息，細看此人，原來是馮朝佑，乃是一個同黨晚輩，管打接應的，身上中了亂箭的攢射。韓立青把他夾在肋下，往鄰房一躍。這人家院落內，陡起了一陣犬吠，屋中人發出了咳嗽之聲，到底不敢出來探頭詢問。

寒山醫隱扶定此人，連連竄過數家民宅，到一僻巷。正要溜下平地，突然聽見隔着數道街堂，有一陣人馬奔馳聲。寒山醫隱把身軀藏在屋脊後，側目下望。竟有一小隊官兵，打着燈籠，循街飛奔，各拿着兵刃。韓立青忙往下一藏，這小隊并不是巡緝街巷之兵，由一個小兵官率領，直奔北城門而去。韓立青窺明官兵趨向，這才探身出來，扶着所救的同伴，溜下平地，斜穿小巷，居然平平安安逃回小藥舖，幸未被人發現。其實此刻街巷中，闐然無人，就有人一探頭，也趕緊縮回去。府衙的喧嘩聲，火槍聲，是從來沒有的。人們全從睡夢里驚醒，偶有兩個大胆的，上房頂眺望，看見火起，也吓得出了聲；被家人喊下來，把街門嚴拴緊頂，惟恐禍變鬧到自家門。

韓立青把難友救回藥舖，急施療治，田元壯再出去尋人，直到快天亮，連珠彈朱玉山倒

回來了。展轉苦戰誘敵，被他手誅數人。官兵越聚越多，他一退再退，被擠在城牆根，翻過民家房屋，才一路脫逃回來，殺得渾身盡血。寒山醫隱忙給他更衣，并囑咐他，轉瞬天明，千萬別露面，怕得是此番劫術救犯，官府必要搜城。連珠彈朱玉山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官兵真個搜來，我自有的脫身之策，我自信還不致連累了居停主人。」他這一說，寒山醫隱倒沒話了。又看一看華山孟英，此刻稍微蘇緩過來，只是經過這些天的煉獄，人已失形，骨瘦如柴，頭上髮也滋長起來。寒山醫隱找了一把薙頭刀，給孟英剃頭刮臉，省得白晝落在人眼中，漏了破綻。

轉瞬天明，再沒有逃回來的人，自然是全失陷了，再不然逃出城外去了。在小藥鋪中，只有孟英連珠彈，和王立庸等兩個負重傷的同伴，共只四個人。果不出韓立青所料，天色大亮，全城戒嚴，城門四局，不准出入，官軍森然布崗，各要路口都有兵丁把守。賊走關門，街市上十分緊張。人人交頭接耳，傳說昨天出了炸獄犯，捕快和官兵還要挨門挨戶的盤查，有人說查到北門了，有人說咱們這裏回頭就來查。風聲鶴唳，一座襄陽城變成訛言百出，有人說府太爺被歹人傷了，有人說知縣已然逃跑。韓立青把孟英，連珠彈，窩藏在藥鋪後面堆房，他自己出面，到街上掃聽了一回。未敢到城門口，遠遠觀望，只聽人說，是不準人隨便出入，連城外菜挑子，城內糞夫也不放出入。韓立青爲人持重不便多所流連，緩步回了藥鋪。向連珠彈，孟英低聲報告了。他們這藥鋪早有安排，居然趕築了一道複壁，忙把華山孟英和兩個受傷的同伴，一齊抬入複壁中養傷。就有四鄰商人前來談話，也看不破形藏。又請

連珠彈也避入複壁，連珠彈搖頭道：「我用不着藏，只要外面有動靜，我可以出房。」寒山醫隱道：「上房不妥當，被人看見了。」連珠彈道：「我不能那麼傻，決不會教人看見。」他只在後房一坐，要耗到晚上，仍去尋找失散未歸的同伴，等候失期未到的外援。

轉瞬過午，外面謠言傳的更兇，挨戶搜查的話，說得活現，可是並未查到藥鋪這邊來。韓立青派藥鋪那個年青夥計，假裝買米，再出去察看風色。第一件，看一看到底挨戶盤查宵小的話，是否屬實。四門鼓樓，究竟何處被搜過，這藥鋪夥計也是同黨，登時點頭會意，悄然出去了。

隔過一個時辰，夥計轉回，說是北門確已搜查了；南市地面最雜亂，也都搜查了。但搜查的不是民宅，不是正經商店；但凡茶寮酒肆，店房澡堂，全是官人注意的地方，都一掃而光顧過了。聽說真有人落網，聽說在一小店內，抓去了三四個嫌疑犯。又聽說在一家民宅房頂上，抓獲一個要犯，渾身是血，手拿兵刃，韓立青，連珠彈聽罷，一齊動容道：「不好，這又是誰？」

兩人納悶，要派夥友再去訪問，又恐怕訪問太緊了，勾出不妙來，想了想，只得忍住，「且候撥兵到了再講。」

到當天半夜，華山孟英蘇緩過來，田元莊也恢復了勞累，二人向韓立青打聽一切。外面情形越來越緊，他們的撥兵沒來，官兵的撥兵已然大批調到了。街面鋪戶也都提早板上，跟着聽說官捕挨門搜戶，在前邊街上拿去了許多人，小藥鋪也受了波動，田元莊連珠彈還要乘

夜出去，尋找同黨，韓立青再三勸住：「你要多加小心，千萬別出去了，外面風聲實在不對。還是等候太湖一雁師徒，再想辦法。我們此時應該避斂形迹，連珠彈道：「我們只做了一半，雖然救出孟兄，像這樣困在城中，也不妥當。」韓立青道：「經過幾天，熬過頭陣風色，再想第二步辦法，此刻實在不能魯莽了。」連珠彈田元莊想了想，暫且依言。

等到第三天夜間，孟英呻吟臥榻，似睡不睡，忽聽外面似乎進來了人，睜眼一看，夾壁牆漆黑，低聲向外招呼了一聲，韓立青提燈陪進一個人。孟英凝眸觀看，這來人是自己的同黨，名叫蝎子劉熹，是他的當年教拳的啓蒙師傅。師徒患難相別，已然數年，此刻聞變趕來急難，是冒着險爬城進來的。因為他們不止是舊日師生，還算是同黨。蝎子劉熹依然那末精壯，短小幹練，如鐵人一般，孟英却瘦成一把骨頭了。孟英問道：「劉老師，難為你老，怎麼進來的？外面聽說搜查正嚴。」劉熹道：「城裏街上果然很緊，但是我聞訊已遲，不能不來。我還約來幾位朋友，此刻都留在城外。我在半路上，已然聽見襄陽府白晝閉了城門，我想老弟必被好友救出來了，我恨不得插翅趕來，想不到底落後。」又向韓立青，連珠彈道謝道歉：「小弟落在後頭了，教諸位偏勞。」二人忙道：「我們辦的太冒失，失陷許多朋友，實在對不起江湖上的朋友。」

當下蝎子劉熹問明現在的情形，隨與韓立青，連珠彈，田元壯，商定出城的計劃，預備五日內，救出孟英，計定立刻告辭，他說：「城外的朋友還等我的回信，我得返回去，省得他們等急了，再生枝節。」出離屋門，一擰身上了房，一溜黑影，直投城南而去。

這裏，在櫃房中，仍只停留着連珠彈朱玉山，田元莊睡在後面堆棧中的床上，寒山醫隱到夾壁牆，給受傷的人敷過一遍藥，便轉到前邊鋪房去了。連珠彈湊到棧房裏，與田元莊，和許多藥材相伴而眠，頗嫌藥味薰鼻。又加堆棧潮溼，先時疲勞已極，尙可安枕，這一夜竟然失眠，心中有事懸掛，越發轉側不甯。直過了四更，方才漸漸合眼。突然聽見有窸窣的聲音，連珠彈驀地一驚，翻身起來。月暗星黑，正在上半月，忽一眼隔穿瞥見對面屋頂，似有一點火光一閃，

連珠彈立刻一躍下地，側耳細聽，只聽環藥鋪有人脚步聲響，再細聽院中已然聚攏了人，跟手院中院外屋頂，街門，同聲一陣暴喊，連珠彈不及再穿長衫，幸虧是和衣而臥，立刻往木床上推了一把，又抓了一把，田元莊愕然跳起來，正待問話，外面又喊了一聲：「拿賊！」連珠彈立刻一竄，踢開後窗，一道白線，穿房遁走，田元莊大駭之下，也想破窗向外急逃，不幸遲了一步，剛抄起枕下匕首，使被撓鈎搭住，首先遭擒了。

裏外黑忽忽，蹲着十條人影，伸出了丫丫又幾柄撓鈎，田元莊已然失手，大叫並肩子快走。連珠彈早已穿窗而出，登時院中一陣大亂。埋伏的人影立刻跳起來，大呼：「差事出來了！」正是官兵大舉前來緝盜，正不知如何漏了風，官兵把藥鋪連四隣，一起包圍得水泄不通，連珠彈大吼一聲，張皇四顧，格開刀矛登上牆頭，往四面一望，想不到官人如此大舉，竟來了二三百名兵捕。情知此時不暇救友，但當出力自拔，再作後圖，他便狠狠叱一聲，揮兵刃往房上一跳。房上有幾個兵，見狀來拿，被他奮刀奪路，踢到一個，砍倒一個，一溜烟

走了，追兵不放鬆，連珠彈展開夜行術，衝破重圍，跳到小巷，繞小巷一轉，又上了房，登時沒在黑影中。

華山孟英，在夾壁中，擁被養傷，已然睡熟，驟覺耳畔微有異響，眼前忽發亮。他使心中一動，還未容凝眸看清，外邊喊聲大作，夾壁內明光照眼，早奔上來一夥番役，把孟英撲牀按住，努力掙扎，終被縛牢了手脚。其餘受傷的同伴王立庸等，也跟着遭擒。藥鋪先生連夥友，恍惚也沒逃開，俱被一網打入。外面推來檻車數輛，把華山孟英一千人等，重上刑具，推入車內，立刻刀矛擁簇，押到府衙；沿路亮出隊伍，先頭部隊淨街，因為出過錯，戒備極嚴。華山孟英張目四顧，田元壯，王立庸，馮朝佑，全都受了自己的累害，心中萬分難過；囚徒中獨不見寒山醫隱韓立青，還有連珠彈朱玉山也沒在數。官兵前護後擁，足有二百名。孟英長歎一聲，二目緊閉；二番落網，定無活路。大丈夫有死而已，可恨的是無端牽害了好朋友！

當天過堂，時已五更。知府袁士輝大概是「因公出缺」，再不然那天受了驚，得了病。這回訊供，連上次的委員也沒有上堂，另換了一個有鬍鬚的文官，一個四十多歲大胖子武官。把孟英和那兩個負傷的同伴一齊押上來。這一次不比上次，只問了問姓名，好像驗明正身，便卸了當，不多研訊了。跟着在府衙押了三天兩夜，立即裝上囚車，起解進省。

第三章 攔山救友

起解這一天，正當初秋七月二十四日，天剛破曉。府衙傳諭淨街，押犯出城。沿路營汛關卡，已趁三天的空，先期行文知照，「仰各一體嚴加護送，」因為是「案關欽犯要件。」華山孟英因在檻車中，也不知一同起解的有幾人，把他緊卡在囚車中；前面只有兩輛囚車，在他身後還有幾輛，他便看不見了。二百多名官兵解送，兩員武官押護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如臨大敵，如檻猛虎，一路上格外關防。也再講不起全案破獲了，只就現獲之犯，先解到都省，於是逢站打尖，遇鎮落店，官兵必然先派委員開路，十分小心，決不疏虞。於是第一日，一路無阻，當午打尖，到晚落店。第二日一路無阻，當午打尖，偶爾遇見了一個賣傘的小販，當晚落店，又遇見一個賣傘的小販。第三日出店起解，又碰見了一個賣傘的。官軍登時大怒，趕過去幾個兵弁，拿馬棒一陣亂打；把那賣傘的打得抱頭告饒，逃竄到一邊去了。

到晚照常住店，估據一處大店房，大院子，官兵連店門都把守起來。次日早晨登程，仍舊派出打前站的官兵，在頭段路上開道。第四天一早，續走了一段路，行近荆山。華山孟英在囚車中，被初秋的驕陽，曬的頭腦昏昏的，口乾舌燥，有求死不得之苦。多虧押解的官役，都不敢虐待他，一路上未致受辱。落店投宿，官役也是照樣拿好茶好飯服養着他，惟恐怕要犯在路上有了不測。那受傷的兩個難友，王立庸與馮朝佑，更是傷勢危殆，全都面容慘淡，似要斃在路上。押解官人都很擔心，省裏委員裹傷隨行，坐着安轎，當時跟帶兵武官聚都司逃咕了兩次，要把犯人提出囚籠，另抓轎車押運。這省裏委員正是在大堂受刺的那一位，當時受傷未有死，被跟班措到後堂。事後經袁知府延醫調治，雖未有喜占勿藥，却不致

死在府衙。知府只受虛驚，已知此案毀了自己的前程，仍得坐鎮府城，料理善後，故此只派吏目，隨同省委，把押犯人。聞囚車的話，吏目不敢作主，兵官也不敢作主，省委也不肯担沉重。此刻省委自己，却是坐在馱轎中，是襄陽府特給預備的。那帶兵官和吏目都湊到省委面前，向他討主意；囚犯人的神色實在太不好，再有一兩天，只怕死在路上。

省委受了傷，本已惱怒，認爲這一趟苦差，險些喪命，有點怨天怨地。吏目向他請示，他搖頭道：「我的差事，就在提取犯人進省，我並不管護犯人，你們自己看着辦，就是犯人死在路上，我照樣可以銷差。」要聞囚車，本是他的主意，現在他又這樣說。帶兵官黎都司不敢頂抗他，可也不悅，繞着灣子描說：自己奉命護送要犯，只要犯人不跑，路上也沒人來劫，自己的差事便交待了。要說把犯人提出來，乃是好意，替大家設想；其實犯人死在囚車中，我們綠營一點也不受處分。那吏目也背後說出怨言，府台派我來押差事，差事死在半道上，只要不是服毒，不是自殺，我微末小吏，也受不到甚麼處分。如此他們幾個人各把自己的責成推開，連官兵和捕快，也都有一番表白，都說責成不在我這里。其實他們全明白，犯人徼倖沒事，大家都不落個貶，犯人當真死在半路，他們全都咎有應得。可是破封皮，開檻鎖，出囚犯，責任本來太大。空商計一回，結果還是催促囚車快走，還是不敢開囚車。

又走了一程，計程九天，已然走出五天。遙見前面路上，一帶長林豐草；掩着一座小山嶺。官兵前隊穿林登山，省委兵官押着囚車在後，展眼來到山麓，再進便是盤山的棧道。山路隨形偏窄，紆迴盤旋而上，險如羊腸，車僅容軌，人剛駢肩。前隊小校翻回來報告：「前

山山勢很險，檻車通行，請加小心。」黎都司早已看出山勢險阻，策馬回頭一望，檻車七八輛在後，省委的馱轎更在後，忙吩咐帳下傳令卒，向省委報告一聲，也對護囚車的番役關照了一聲。然後督隊分兩廂夾護，前呼後擁，往盤山道上開。

檻車由下而上，馱轎的馬力不足，番役官兵慌忙過來，幫助着車手推挽。車手搖鞭打馬，兵役在車後推送；山形愈聳，車行頓慢。……忽然間，從嶺道山間閃出一個黃衫游方僧人，跟踉過來，合掌當胸，口誦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老爺，善哉，善哉，貧僧要！」要字沒說出口，撲過來如狼似虎的兵役，老大馬鞭馬棒，照游僧劈面便打。其餘官兵也一聲斷喝：「躲開，躲開！」

這游方僧竟不躲開，攔住了車前馬頭，一口一個阿彌陀佛：「貧僧要向施主募化一點東西！」一個小校喝道：「你們不要打出家人！喂，和尚，你偌大年紀，不要我打。你睜眼看，這是甚麼事情，豈是布施你的人麼？大野地裏，你要募化甚麼？」

那游方僧哈哈一笑，伸手一指檻車，說道：「施主老爺，貧僧要向諸位募化這個……」他的口氣似乎要募化囚車，羣卒譁然，「這一定是欽犯的羽黨！」齊聲吆喝，撲過許多人，把游僧抓住。游僧並不支吾，一個勁的口誦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貧僧要向施主募化這個！」

省委在後邊馱轎上看見，不由心中大詫，探出身來，仰面問道：「前面亂甚麼？」番役官兵一齊稟報：「攔山過來一個游方和尚，要向囚車募化，恐怕是欽犯的羽黨。」省委忙

道：「把他押過來，不要教他跑了！一游方僧不等推搡，竟口誦佛號，挨了過來。帶兵官已然縱馬趕到，喝問：「你出家人偌大年紀，你怎麼作死？你要募化甚麼？你要募化囚車？」這游方僧果然鬚眉皆白，年紀老邁，兵役擁簇着他，他一點不怕，直走到前面領隊小兵官馬前，口中仍誦佛號。兵官勒住了馬，重復喝問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老僧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的本等，是要向施主老爺募化善緣。」說時又回手一指檻車，小兵官登時拔出刀來，喝道：「你再說，你要募化甚麼？」

老僧朗然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是要募化這車。」

兵官兵卒互相顧盼，忙往四面尋看，道：「你你你青天白晝，你要募化囚車？」

老僧募地一張目，落得一圈眼，合掌說道：「不錯，然也，貧僧是要募化。施主老爺，貧僧年老，步履艱難，我是要向諸位老爺募一個善緣。你們可不可以把貧僧捎在囚車上，把貧僧帶過山那邊去。貧僧老了，走不動了，這山道爬不上去了。阿彌陀佛，施主老爺，布施吧。我只借你們這車，爬上山峯，就夠。」

兵官兵役劍拔弩張，把老僧的突如其來，看成意外之變。不想瞪着眼問來問去，老僧要募化囚車，不過是募借囚車代步，好便上山。這游僧如此年老，想必是游方來到山坎，力竭半途，好容易看見有過路車來，故此攔路求告。這也是情理之中，並非怪事啊。

但是，轉念一想，如此曠山，如此荒野，前不着村，後不挨店，突如其來，會出現這樣一個人物。僧人就便到處化緣，也從來沒聽說誰家僧道會向官人，衝着囚車，募求代步的。

但是，再轉念一想，如此荒郊，四顧無人，看此老僧，鬚眉皓白，而且是隻身一人，寸鐵無有。就便他是劫道的大盜，也不會人眾勢孤，只憑一己，硬向二百多名官兵手中，劫奪要犯。

但是再想到要犯身上，上次已被匪黨闖衝劫過一回，如今一路行來數日，人人恐怕出錯，可是竟未出錯。現在正行上這兇險的山道中，正到了容易出錯的地段，偏偏遇上如此的。一個年老僧人，能夠說他不可疑麼？

押犯車的官人，上上下下，心中都有一番猜想。帶兵官爲保意外，厲聲喝道：「胆大的僧人，這麼不睜眼，還不快滾開？來人呀，趕開他！拖到一邊去！」登時身邊隸卒，蜂擁而上，把老僧拉拉扯扯，連推帶打，往旁邊趕。老僧竟仰面跌倒，哎喲不止，動彈不得。隸役們揮馬鞭往起來打，老僧抱頭哀叫，一口一個阿彌陀佛，身子躺倒處，恰恰阻當囚車的通行要路。

正在撥攘中，陡然聽山峯那邊一陣怒吼聲，深宏無比。羣卒驚顧，聲在林間。衆人禁不住各相顧問：「這是甚麼叫喚？」一人說道：「好像是老虎？」驀然間又一聲大吼，細辯像虎嘯，又不像虎嘯，山腰間陡然有人哀呼救命。

羣卒愕然，倏見一個美貌的短衣女子，從山坎斜坡飛奔過來，一步一跌，連滾帶爬，且跑且回頭，口中不住亂叫：「救命，救命呀，老虎，老虎！」

羣卒惶駭，爭道：「不好，真有老虎！」登時亂竄起來，擠成一團。小兵官和後面押隊

的黎都司也各吃驚，旋即大喝羣卒：「快護住囚車，開弓，開弓！」隊中有一馬兵把總，有
一步兵什長，武工有幾下，立刻亮出兵器，喝道：「那里有虎？」

那押隊官黎都司，也是襄陽鎮特選出來的好將校，把隊伍調派好了，心神略定，急忙勒
踏蹬，摸了摸鞍下順掛的槍，摘肩上市弓，壺中箭，挺身一望道：「深山裏面也許有虎。」羣
卒胆小的亂了一陣，胆大的抽弓搭箭，旋即亮好陣勢。齊抬頭往山坎上注目。那美貌女子磕
磕絆絆，向這邊掙命，是乘勢往下溜，一滑一滾，兩隻脚朝了天，原來是一雙大脚。衆人的
眼光由女人脚上越過去，直望到山坎高林中。林中吼聲，越吼越近，衆人側耳細聽，果然像
虎嘯。

那押隊官黎都司，唔了一聲，又轉臉看囚車。此時前哨開路卒已越過山嶺，往嶺後走
了。後隊還在山麓，正往上開。那老僧還在地上挨了打，泣哭撒賴的，不會起來，羣卒已無
暇驅逐他，一齊看那美貌女子的驚慌掙扎。那女子雖然驚惶，心神不亂，到底向人多處奔了
過來，遠遠的揚手喊叫救命。

這女子踉踉跄跄，直奔到黎都司面前，合掌求告：「老爺救命！」恰恰擋住馬前。黎都
司喝道：「女子閃開！」女子似驚悸亡魂，應聲一幌，幾乎栽到。女子年少貌美，黎都司不
免垂憐，訊問道：「可是有虎麼？虎在那裏？」女子已然腰肢連閃，又撲到馱轎囚車中間，
向省中委員磕頭禮拜的哀叫：「老爺們行好吧，我爹爹叫老虎追上了。」

羣卒不禁發問：「虎在那裏？」一言未了，隨又聽見一人大喊救命，果然是一個村老

漢，背負小包，從林間斷崖後竄出，沿山道往囚車這邊奔來，一滾一跌，一滑一兩丈，又一跌一滾，爬起來，澀着嗓子狂喊：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」跟着就在老漢現身處的後面，起了一聲猛烈的大吼。

羣卒惶然睜大了眼，凝視林邊斷崖。

那老漢頭頭跟跄，也向囚車這邊奔來。女子狂喊：「爹爹，爹爹，快上這邊來！老爺們，快行好救命吧！哎呀，老虎出來啦！」

又一聲巨吼，突從斷崖亂草之上。出現了毛氍，氍大物，遍身黃毛黑紋，護犯之羣卒與押隊的兵官，各各的一震，有的失聲：「真是老虎，不好，要跳過來！」却還隔着斷崖。

馱轎中的省會委員吓得閉了眼，却又瞪大了眼，催馱夫：「快快！」意思是快往回跑。黎都司也害怕，趕忙的再吩咐羣卒：「預備，放箭！」弓箭手一律搭箭，長矛隊一律圍護檻車。又命人催前隊，趕快回來。但欲催前隊，必須在斷崖下通過，受命的小卒焉敢犯險？而且恐怕人近老虎，更惹得老虎撲下來，豈不更壞？

那老虎憑據斷崖，斗大的頭顱往下探，望見這邊人多，好像也知敵己之情，往下一竄，似要撲過來；相距稍近，又止步不動，返側退踞在一塊大石之後，驀地仰頭，大吼起來。

黎都司和部卒，見這虎剛一撲，立刻不約而同，唰地發出一排箭，自下仰射，距懸崖尚隔數十丈，當然射不到，全落在崖下了。那虎大怒，陡然人立起來，掉頭發威，吼聲如雷，又挨到崖邊，那樣子躍躍欲下。

逃命的老漢，就在崖下，吓得哎呀一聲狂叫，失足跌倒，身子一翻，順着山坡，骨軀軀滑下來，直滾到羊腸小路，檻車停放處前面一段路，方才頓住。驚恐過度，好像不能言，不能動了；仰面拉叉，躺在那山道邊。老虎立即垂崖下瞥，好似到口之食，必須撲下來，才能獲到。這老虎把身軀一抖，重往下望了又望，拖尾張爪，一陣發威。那山崖上亂石被虎爪刨蹬得紛紛亂墜，夾雜着一聲一聲的吼叫，震耳欲聾。石塊下墜，順山道往下滾，羣卒一看，竟有斗大的巨石，把當道通行之處阻住。

正是猛虎攔路，檻車不得通行。如要通行，必須把老虎打死，或者把老虎趕跑。

這老虎竟通人性，也知料敵，也知避箭，一路示威怒吼，反正不撲到利箭射程所及處。人與獸就此拒住了。

斷崖下是老漢，像死屍似的躺在哪里。囚車旁是老僧，也吓得一個勁的念佛。囚車前是美貌大脚女子，哀求官老爺救命：「你行好積德，教他們把我爹爹拉過來吧。他吓昏了，老虎一竄就把他吃了！」

黎都司眉峯緊皺，正待發命奪路打虎，陡然又聽一聲長嘯，其聲淒厲。在斷崖對面，也是一座斷崖上，眼望不到處，又出了怪嘯，羣卒齊喊：「這邊也有虎！」

虎字未絕聲，對崖怪嘯大作。這邊斷崖的虎猶未去，也應聲大嘯。羣卒越發驚怪，正不知道這一嘯，還要引來多少虎，若把虎羣引來，全不得活。省委叫了一聲：「快退回來吧！要命，要命！從來沒見過這等事！」府中吏目也吓得黃了臉，連說：「近處一定有獵戶，快

傳獵戶來打虎。」羣卒一齊恍然道：「對呀，我們只會殺賊剿匪，要打老虎，可是的，還得去傳獵戶。」但是獵戶在那里呢？誰去傳呢？

黎都司忍不住怒道：「你們這些懦夫！你可知道人怕虎，虎也怕人。你們預備了，跟我上前，我不信，一排箭準把老虎射走！」

羣卒全有難色。虎要是受傷，必要害人；虎不受傷，只怕射不走牠。黎都司一疊聲催逼，忽然間嘩啦的一聲響，容谷傳聲，又有一種怪嘯，驟有一個彪形赤面大漢，順着紆迴的山坡，繞從官軍背後，如飛奔來。大叫：「好畜牲！我可捉住你了！」眨眼奔來，手提大鐵椎，鐵鏈很長，腰間還有虎叉，口還啣着吹哨，滾滾如飛煙，將來打虎。

押隊官人一齊大喜，全說：「是獵戶，是獵戶！」又一人說：「獵戶快來，怎麼才一個人，一個不夠！」

一個獵戶誠然不夠，這里現形的是一隻虎，聽聲分明是一對虎。對崖虎嘯一聲跟一聲，只見不見虎出頭，猜想許是一牡一牝。但就是一隻虎，只憑一個獵人，也怕不行；何況至少有兩隻虎？羣卒正在高叫，不料這彪形大漢剛剛出現，忽又從側面，也聽見嘩啣一聲，山坎深草中，突然又竄出三個彪形壯漢，各持虎叉，鐵椎，一齊奔過來。這便有四個獵戶了。

押隊官人個個歡喜，盼望獵戶越多來越好，一齊招呼道：「獵戶快來！」前頭那個赤面獵戶大吼道：「來也！」他回頭一掃，抬頭一望，掉頭往四面一巡，三脚兩步，飛奔到官軍隊裏，直撲到囚車前邊。官兵剛說：「那邊有虎，你往那邊截！……」出其不意，這獵戶竟

狂呼一聲，舉起大鐵椎，不打虎，打囚車，照那護檻車的軍卒，喇的狠打下。

椎下處，血濺山腰，登時死了一個押囚官兵。

赤面大漢運手中椎，揮霍亂打，把羣卒打得張惶失措，亂竄亂喊；赤面大漢怪吼一聲，湧身一躍，到了檻車門前。領隊小兵官大叫：「不好了，有刺客，快拿劫犯賊！」小兵官挺腰刀，將赤面大漢拒住，不教他撲近囚車。

當此之時，那被毆倒地的黃衫游方老僧，正吓得對虎發抖。鐵椎一揮，陡現神威，這老僧條地挺身一躍，朗呼：「阿彌陀佛，青字亮亮！」把右手一張，白光如游絲一閃，小兵官哎呀一聲，栽倒在山道之上。

黃衫老僧左手一揚，黎都司的坐騎怪嘯一聲，突然人立起來，把黎都司掀在地上。

黃衫游僧哈哈一笑，把黃僧袍掀起抽出白燐燐一把短劍，撲入官軍中，亂刺亂劈。

黎都司恍然大悟，駭然大驚，中了人家的假裝猛虎攔路劫犯之計。仗他武功可以，滾身爬起，拔出腰刀，喝命部下，快快拿賊人護囚車，一聲聲怪叫：「老虎是假的，不要怕！」赤面大漢正要襲檻車，黎都司跳過去，兩人交了手。部下小兵官，一齊拔兵刃，拚性命護差事，並且自救。羣卒亂竄，前隊奔回，後隊趕上來。這劫囚車的羣雄，老叟，游僧，女子，獵戶，先後發動，爭先恐後的動手。那後出現的三個獵戶，運用虎叉，由下邊奔到，取出利器，要開囚車，被官兵冒死命阻住。

劫囚車的人是從兩邊往當中擠，官兵陷在欲逃無路的局面下，竟出乎意外，團團打轉的

苦鬥，囚車竟打不開。那被虎趕逐，跌倒在地老叟，臥在地上裝死，此刻突然緩轉，大吼一聲，響若銅鐘，騰身一躍，把背後小包打開，內有兵刃，立刻大展身手，越過人叢撲奔囚車。

那美貌大脚女子，此時當然不再哀求救命，托地一躍，從襟下拔出利刃，照那省委心窩便刺。省委驚叫一聲，仰面栽在馱轎中。美貌大脚女子提刀一看，竟撲奔黎都司。黎都司正與赤面獵戶苦鬥，女子替出了赤面獵戶，她自己獨戰，這黎都司是綠營中有名的教官，本領頗強。赤面獵戶騰出身子來，便可以連大鐵椎，砸破囚車，負救孟英。

雙方亂竄亂打，官兵隊中弓箭手，竟射出幾隻利箭。後出現的三個獵戶，方欲助砸檻車，見亂箭傷人，忙抽出一個，揮動虎叉，突入弓箭手隊中，擾得他們不得開弓。

黃衫老僧略略的驅逐官軍，便也撲奔檻車。赤面大漢運大鐵椎，搶砸第三號囚車。第三號便是華山孟英。那老漢便奔第四號囚車。黃衫老僧首先竄到，用利劍，要削斷檻車大鎖。這五輛囚車應該同時砸破，同時把受傷的囚人措走，方不悞事。可是他們前來攔路救人的羣豪數目也苦不多，一個人須兼做攻打官兵，措救同伴，兩方面的事情。當下大家紛紛動手，和官兵絞在一處。

那美貌大脚女子，竟似鬥不過黎都司，她只提一把匕首，黎都司竟搶取一枝槍。美女子裹不住黎都司，反被衝得倒退。黎都司兩眼通紅，見兩頭都有賊人，自知性命難脫，便咬牙狠戰，分明是拚命。那措小包的老漢騰身一躍，如燕子掠空！直落下來，倏然飛起一脚，整

踢中那個什長的肩頭。什長怪叫而倒，老漢立刻直搶到黎都司的身畔，替下那美貌女子，把黎都司纏住。

美貌女子抽出身子來，也奪取羣卒一枝長矛，把羣卒亂挑亂刺，與那四個假獵戶協力，逐殺兵隊；容出工夫來，以便一齊努力搶砸囚車。但是官軍尚在負隅死戰，出乎意外的英勇。黃衫游僧用力砸打檻車，忽從背後射來一箭。黃衫游僧耳聽八方，急回身一劍，把飛箭打到一邊，險些傷了檻車中的囚人。黃衫僧頗覺奇怪，官兵爲何這麼勇敢？挺身一望，才知道自己這邊人，把上山路阻住，把下山路也擋住了，官兵被截在當中，羊腸小道險峻異常，他們逃無處逃，自然擠在一處，拚用全力，苦鬥不休了。黃衫僧忙打唿哨，招呼同伴讓出一條活路，好看官兵奔逃。同時那白髮老漢也看到這一點，也正吆喝假獵戶，不要這樣兩面堵截。獵戶省悟，稍稍放鬆了一步。這羣官兵，本像蚱蜢似的，擠在當中亂迸，如今一看下山路已然無人攔阻，也不用商量，不用招呼，竟有一半人，齊打夥的且戰且走，奔向山道下面去了。那府衙中的隸役，更是不濟事，逃得更快。把個黎都司甩在山坎，兀自護囚畏罪，破出性命來，與這羣亡命徒死鬥，還有那個把總，還有一個記名守備，自知檻車被劫，罪在不測，全都拿出渾身武功，力戰羣雄。那黎都司望見羣卒奔潰，急得大叫大罵，眨眼間還剩二十來個散卒，遠遠的放箭。

劫車羣雄七手八腳，將檻車砸開。如電光石火，把犯人抱出車外。黎都司一見這情形，怪吼一聲，與那記名守備，雙雙奔來搶救。驀地聽山坎上又是一陣驚天動地的虎嘯，竟見那

隻猛虎人立而行，飛竄過來。黎都司大吃了一驚，雖知虎嘯是假，也不由心慌。稍一疏神，被那美貌大脚女子跳上來，刺了一刀。二十來個散卒忙來護官，黃衫老僧又一揚手，白光過處，散卒跌倒了兩個，其餘的人不由吓得倒退。黃衫僧又打了一聲胡哨，那猛虎像人似的奔過來，竟到華山孟英面前，立刻口吐人言，叫了一聲「孟仁兄，多受凶險了！」扭身一蹲，把孟英抄起，往背後一措，立刻奔上山坎。其餘負傷的三個囚人，同時由三個假獵戶，也措起來。黃衫游僧，白髮老漢，大脚美貌女子，赤面運椎的獵戶，立刻同時全吹起胡哨，立刻向官兵虛鬥一鬥，抹轉身形，保獲着那前行措人的一隻虎，三個獵戶，繞上斷崖，絕塵逃走。

黎都司肩上挨了一刀之傷，尚不甚重。省委吓得半死伏在馱轎中，府吏吓倒在山道邊，劫囚羣賊已然逃走，要是追趕還來得及。無奈黎都司獨力難支，部下卒潰散多半。正在着急，那敗卒逃到山下，遇勾來附近駐軍，加緊趕上山來。那前鋒開路的兵，也兜轉回來。二百多名兵，加上駐軍，又復聲勢一振。黎都司滿面是汗，心中焦躁。歹人區區八個人，竟把差事劫走，這罪名自己如何擔受得住？當不得暴跳如雷，把部卒用馬鞭連打，喝命快追。二百多名兵，受傷的不過七八個人，被嚴令所逼，迫不得已，聯合駐軍，立即分爲三隊，大舉搜山。

但是劫奪囚車人，預有布置，官兵登上斷崖，遍尋不見人影。只在一座山神廟內，發見了一枝短箭，乃是官兵流矢，射傷了假獵戶，假獵戶逃到此處，方才打箭敷藥。敷藥已畢，

幾個人替換着，從預定地點，逃亡下去了。

檻車全都被打開，人全被搯走，可是救活了的，只得華山孟英，和田元壯兩個人。其餘起解的人犯，身負重傷，半死不活，遇救逃亡，又一路顛頓，竟死在半途。

第四章

荆山洞英雄結盟

華山孟英，被那假虎搯救，一路逃亡，先藏在一個山洞中。官兵滿山查搜，竟未發現山洞的祕道，劫車的人預有計劃，另遣兩個人故意露出馬脚，引誘着官兵，往岐路上追趕，其實劫車羣雄只奔出六七里，便潛藏起來。

潛藏的地方，正是黃衫游僧太湖一雁和尚的祕窟，就在荆山畔。華山孟英，出生入死，自從遭擒，兩番被救，今日雖得活命，心中仍極難過。而且刑傷沒有養好，一路起解，被山風日光吹晒，身上發寒作燒，行在山坎，人已昏迷。假虎負救他時，他只睜眼看了看，以後就人事不省了。

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時候，及至神智清醒，睜眼一看時，陰沉沉一座山洞，在他面前站立的，乃是他的師傅蝎子劉燾。孟英雖是硬漢，如今飽受挫折，見了師傅，也不由得淒然落淚。問起同伴來，方知寒山醫隱韓立青，當日並未落網，田元壯已同救出，正在隔洞。至於連珠彈朱玉山，竟沒了下落。還有檻車中兩個負重傷的同夥，王立庸和馮朝佑，甫出囚籠，人即絕氣，已被太湖一雁等，把屍體埋在荆山中了。

華山孟英嗚咽有聲，向劉熹道：「弟子生趣已盡，實不想活了！倒爲了我一人不小心，害得好幾位同志，因此殞命。那個裝老虎，搆救我的，到底是那一位呢？」

蝸子劉熹安慰他許多話，又告訴他，當日設謀，全是太湖一雁所爲。那個假老虎，正是江湖上有名的虎牙童剛，他善裝虎吼，惟妙惟肖。那個美貌大脚女子，便是崇明島靈尼妙爪法師。孟英聽了十分感慟，就要趨謝，問他們這些人現在何處？劉熹說：「你好好養息着吧，你太苦累了，況且身上還有刑傷。我們武林中的朋友，感謝的話不必出口。他們此時正忙着引誘官兵，往岐路上走，也沒功夫和你細談。」

華山孟英滿腔心事，一身病痛，只得依言，臥床養傷，暫且由蝸子劉熹服侍他。過了兩天，太湖一雁和妙爪靈尼方才回來。這太湖一雁上人鬚眉皓白，武功精湛，是南荒中的秘密會幫的首領；他的身世，頗爲詭祕。那妙爪靈尼是個俊美的女子，名爲女尼，實未削髮，只是一雙大脚罷了，飛行術很高，據說是一員武官的後代。奪嫡之變，她父也慘被加害，妙法師一怒，投身在江湖會幫中，要替父報仇；因爲她的父親死的很慘，又很冤枉。妙爪靈尼知道她父親是死在何人手內，一心要行刺雪恨。殊不知仇人手下頗有能人，給他護院，妙爪行刺未成，反被活擒。她又是女子，生得又美，這些護院的武師對她不免侮辱，仇人看見這個貌美的女刺客，也動了色情，可又不敢留下這隻雌虎。妙爪不幸落在這樣的羅網內，原本報仇不得，拚却一死；那知仇人不教她死，她不免飽受挫折，欲死不能。這其間驚動了一位俠隱，便是太湖一雁。竟施奇計，把妙爪靈尼救出羣魔之手。妙爪女尼自以一個清白女郎，爲

復父仇，受此大恥，當時痛不欲生，就要自殺。太湖一雁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，這一來，你可就如同匹夫匹婦自經于溝壑了。大義爲重，小節不足計較，你受了羣醜的惡虐，這好比教蚊虫咬了一口。你不必太自輕生，你更當拿這身體，專心矢志來報大仇！」太湖一雁向妙爪說了一回法，妙爪女尼含淚聽了竟在佛前立誓。帶髮出家。誓不嫁人。遂加入了太湖一雁的祕密會幫，成爲一員健將。

在妙爪靈尼出家之後，又過了兩年，由於太湖一雁的介紹，她到崇明島，投拜雪山老尼爲師，受了佛前三戒。所以妙爪女尼乃是先出家，後皈依的；既皈依，却仍然帶髮。她本要削斷青絲，太湖一雁把她勸住，說是你留下這撮頭髮，遇事很有用處。在我本幫中，你還是留髮爲是。將來要用你這一撮青絲，做好些事哩。妙爪女尼素本多智，聞言省悟，遂不復疑慮，遇上化裝打探的事，她便可以喬爲少婦，喬爲少女，裝做同黨的家眷，果然大有益處。

太湖一雁把妙爪收爲黨羽，旋又看中了虎牙童剛，這虎牙童剛真是獵戶出身，善裝虎嘯力能搏擒猛獸。太湖一雁此次攔山救人，便多倚賴童剛，假裝老虎，才把官軍賺住；然後乘亂取事，才得救了孟英。那喬裝父女，遇虎呼救的，便是妙爪女尼，和那位老江湖，名叫柳泉的。

這柳泉老人，乃是華山孟英的前輩，蝎子劉燾轉邀出來的朋友，也是江湖中的一個孤蹤怪客，總之，這一回在半路上搭救孟英，太湖一雁實爲主謀。太湖一雁認爲孟英，和蝎子劉燾，在武林中都是條健將，他安心要收服這師徒二人，做爲自己的幫手；把兩幫化爲一幫，

勢力自然增強。蝎子劉熹要救愛徒，在這荆山，原沒有落腳處。結果，仍由太湖一雁，引領他們，到了這座山坎，鑽入這座山洞。這山洞原是上古時代，初民山居所開的洞穴。秦漢大亂時，又有逃難的人民奔入深山，重新開掘了一次，所以山洞口很小，內堂很大。倒不是神仙的洞府，也不是高士的求仙窟，實是游獵的古人的山舍罷了。古人巢居穴處，最怕虎狼襲來，更怕仇敵殺到，所以建築這種洞府，選擇地點必很幽僻，更要依山環水，可汲可登，而且定必築有前後的隧道，爲的是萬一被仇敵大舉襲來，不能抵抗時，居民便可以走地道逃命。不但狡兔要營三穴，上古的人民也要營三穴，或者更多。不過這種小洞久無人住，必然塌壞，往往出入口迷離難尋，裏面霧氣更大。數年前，太湖一雁雲游至此，無意中，發現了此處的洞口，起初尋幽探險，後見內中石室石床可居，他便心中大喜，以爲此處若沒有仙人，也定有異人。遂與徒弟鐵丁，費了許多日子的功夫，打通舊洞隧，深入舊洞府，又燃柴，投窳，試驗內中有無毒氣怪獸，是否可住。漸漸掘通之後，新氣流通，洞中的霉腐氣，被太湖一雁想一個法子，買來萬子爆竹，點著了，投到洞內，乒兵一響，空氣震盪，又入燒柴烟，竟將濕氣去掉不少，慢慢的可以住人了，太湖一雁大喜，遂與鐵丁，住在洞口稍裏一間石室內。師徒逐日到外探索，越來越見得這座洞實在很大。一雁初是好奇，等到尋不見洞中地仙，只發現窟人骨，他便有些失望。隨後他又有意把這裏開爲祕府，遂又傳來黨羽二三人，大事經營，購辦鹽米，做爲久居之計。這洞府既是古人山居之窟，因此才發見一洞，接連便發見了六七個洞，洞與洞全有隧道通著；收拾好了以後，居然可住三四百人。這荆山，

原上古荆蠻後胤的故墟，太湖一雁一行只覺得這隧道工程太大，若非神仙洞府，人力豈能造得？他們並不曉得古人日日奔忙，只有衣食住三件事，而且子子孫孫天天開闢，經過數百年，數千年，自然工程可觀了。太湖一雁和他弟子，全都詫異，各處尋找，希望遇見異人，到底沒有尋見。

太湖一雁決計在此地，設立祕窟，還想把本幫總窰遷到這裏，可免官人物色，但是住長了，立刻發現此洞交通不便，鹽米供給不足。此時又不比古時，雖在山中，狐狸已少，只有小兔。若想山居自隱，仍不能夠，太湖一雁只得將原議作罷，姑且把這地方算做支窰。但也有用處，去到深山無人處，鑄鐵造兵刃，官面上發見不著。況又是僧人，山脚下平民見了他，也不覺得可異。太湖一雁遂留下同黨，專在此地鑄造兵器，出頭露面，進城賣糧，仍打發出家人出頭；居然一住三四年，沒被人發現。現在他們打算營救華山孟英，恰好用著這山洞了。任憑官軍大舉搜山，也沒有搜著他們的蹤跡；因為他們早在入口存下戒心，不留一點形跡，這地方真成了理想中的逃罪藪。

華山孟英在洞中養傷，外面官軍搜山。太湖一雁指使衆弟子，和妙爪靈尼，虎牙重剛等，故意的露出一鱗半爪，把官兵誘到別處。他們直等到官兵去遠，方才抽身回來，進入洞府。打定主意，在半月之內，不論何人，決不許出頭，只派一兩個人，在半夜出來巡風瞭望，他們早已辦好糧台，汲下飲水，預算是夠五十天。他們就是燒柴做飯也暫時停止，爲的是炊烟一起，必被官兵望見，既望見人煙，定要尋來。好在他們早已辦好乾糧，數十天內不

起火，照樣足飲足食，太湖一雁安排好了，這才引領妙爪，童剛，和孟英師徒見面。孟英要下地叩謝，頭陀鐵丁忙過來按住，說道：「家師早說過了，先給你治傷，過半個月才教你下地，你不要客氣。」

孟英只得伏在床上，向一雁叩謝，又向妙爪靈尼，虎牙童剛道勞，問起田元莊，一雁答道：「他現在隔洞，由柳泉照應着了。」那妙爪靈尼向一雁說道：「我久聞孟英的大名，只知道他是前輩英雄了，看他今年不過三十幾歲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」鐵丁道：「孟師傅在江湖上傳名已久，一定從十幾歲上，便露鋒鏘，所以才有這樣大名。孟師傅的名頭，比他的令師還大。」說着，孟英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，我一生吃虧就在這點。」妙爪道：「豹死留皮，樹死留根，孟施主在北方名震一時，往後我們盼望跟孟施主合起手來，做一些事業。」孟英不禁抬頭看這妙爪靈尼，只看外表，年約二十三歲，果然生得美貌，只兩眼十分銳利，透露光芒，兩道長眉也似稍含煞氣。再看太湖一雁，穿着短僧服，童顏修眉，神光盛旺，只一看便知內外功俱臻絕頂。

一雁閒閒的跟孟英敘話，也微微透露出兩家聯手的意思來，但並未往下深談。倒是妙爪靈尼忍不住，竟先講出來。孟英此時精力未復，未遑深想，當下只說：「小子的性命乃是雁師傅救活的，今後一息尚存，當報大德。老師傅如有用我處，我決萬死不辭。」一雁聽了這話，向妙爪施一眼色，教她不必再追了。若要正正經經的勸孟英合火入幫，須等他傷痊之後。此時孟英的心情，一來掛念遇難逃生的幼主年紹武，二來懸念為救己而不知下落的韓立

青，連珠彈等等……這些人的生死，至今不曉得，孟英寸心如搗，恨不得自己傷痊強壯起來，人家救自己，自己再去救人家，才合乎江湖上的義氣。

光陰荏苒，一恍半月。華山孟英漸次傷痊，只有一條腿不甚得力，下了地，走起路來，一癱一拐，孟英不由嘆了一口氣，向師傅蝸子劉熹說：「打算再過幾天，便去尋找幼主年紹武，劉熹說道：『你還不明白一雁上人他們師徒的意思麼？他實要勸我們師徒，加入他們一夥，故此費這大力，營救我們。他連日已對我透出一點意思，我已明白他們是怎樣的作用了。他們走的路，跟我們不同，可是他們要跟我們一塊走。不是跟我們一塊走，是教我們跟着他們的大幫走。我認爲他們說的那層道理很對，我是決計要跟他們合手了，我打算就此跟他們加盟。老弟，我看他們十分器重你，比對我還重，你心上怎麼樣呢？是不是就跟他們合手？』」

孟英默然良久道：「丈夫做事，要有始有終。我生受年大將軍禮待，担負了託孤重責，我怎好半途改轍呢？」劉熹笑了笑道：「據他們說，你這舉動近乎匹夫小諒。他們也替你打算過，你在眼前，是急要尋找幼主的下落，他們願意替你查找。他們要借重你的，是要請你做引線，把山東羣雄陶方城，胡開等，全數拉到他們對內。他們知道你和陶方城是換盟弟兄，又知你救過胡開十分感激你，總想出力報答。一雁上人的意思，只要把你邀入夥內，那麼陶方城手下幾百人，胡開手下那幾百人，全可以借重你的力量，拉了過來，加入他們同盟之中。老弟，他們把你看成秦叔寶，孟嘗君，能得到你的臂助，江湖上的人物，全衝着你，

撲奔他們來了。」

蝎子劉熹說的是實情，華山孟英比較名望大，固然是他武功好，最要緊的還是他眼界寬，交遊廣，他在南陽隱居，才暫與江湖隔絕。可是他剛剛犯案落網，江湖上人物知道了確信，立刻紛紛傳說，居然有兩撥人趕來搭救他，他的爲人，頗得武林人士的愛重，好似一塊磁石一樣，很有吸引人的力量，太湖一雁決計要把他拉攏過來，拉他一人，勝過別人一千。只是孟英走的路和一雁截然不同，孟英志在感念舊主之恩，力救幼主。太湖一雁却是存心隱微，另有異圖。一雁既將蝎子劉熹說服，跟着就要順說孟英，却先煩劉熹達本意。當下孟英聽了，低頭尋思。他要等傷痊，去尋幼主，一雁却欲請他傷痊之後，立赴山東，去找陶方城。

太湖一雁也給孟英設身處地，打好主意。只要孟英能夠動身，那麼尋找幼主年紹武，尋找連珠彈，田元壯，都可由一雁派人担承，等又過了幾天，孟英已然下了地，頗能掙扎着走路了，太湖一雁擇了一天夜深，屏退衆人，只借妙爪靈尼，把孟英邀入另一石室內，低聲和他講道。——直講了兩個更次，還拿出許多別的東西，都指給孟英看。

孟英當下詫然，聽完一雁這番話，心中怦怦欲動，妙爪靈尼也在旁幫說，曉以微言，請他入盟。

到了第三夜，太湖一雁復又說法，這一次把蝎子劉熹，虎牙童剛，也都邀來。一共五個人懇談竟夕，又拿出一些圖冊來，給孟英看。華山孟英如夢中聞雷，這才曉得太湖一雁的聲

勢竟十分的大，現在江湖流行的秘密會幫，好像是妖言惑衆，原來骨子裏也和太湖一雁祕有勾結，他們立下決心，要把明朝已覆的山河，重由清帝手中奪回。他們和明末遺老暗通消息，還有運河道上，那些個鹽梟，水寇，活躍很兇，據說這跟一雁也有淵源。

於是，經過了三通夜的對談和會議，華山孟英到底入彀，答應了加盟，立刻擺上香案，太湖一雁已預備好了，白雄雞，黃表紙，紅燭，盟單，七七四十九隻茶杯，八八六十四個石子，列成祭壇，擺好香堂，蝸子劉熹，華山孟英，全都九叩首，三插香，三啜血酒，做了一雁的幫友。

孟英將從此奉命入魯，訪問陶方城，訪問胡開。太湖一雁也另派人兩撥，一撥尋訪孟英的幼主年紹武，年紹武一時竟無下落。一撥尋訪連珠彈朱玉山，田元壯；只一去，很容易的將田元壯尋獲，獨有連珠彈朱玉山，竟一個人另殺開一條血路，另走一條歧道，另有一種離奇的遇合了。

原來那天，連珠彈沒有逃開，被困在襄陽城內，沒得出路。他無計可施，跳入民宅，忽遇見一個奇女子，把他藏匿起來。由這女子的叔父設計，將他化裝，保救出來。於是他另有際遇，直到半年後，他方得和華山孟英，太湖一雁，蝸子劉熹，羣雄聚首，重掀起大浪。

第五章

當頭棒

連珠彈朱玉山，爲人生得美秀而文，貌似女子，却有一身很好的武功，夜行術既精，又

善打好幾種暗器。他的外號叫連珠彈，就因他用銅彈子打造一百零八顆串珠，遇見仇敵，信手打去，百發百中。他還會甩手箭，子母鴛鴦膽；他和田元壯，合力營救華山孟英，可惜做得緊了一步，後援未到，忽聞謠傳，要犯孟英一名，已奉到諭札，就地正法，不再起解了。田元壯，連珠彈朱玉山非常焦灼，竟冒險動了手。援兵未到，人單勢孤。弄得大功未成，孟英已出虎口，又落法網。連珠彈援助着田元壯，把孟英救出府衙，官兵追緝不捨，連珠彈忙與二友，回身迎堵官兵，住北且戰且走，容出空來，讓田元壯穿小巷，上房頂，逃到藥鋪。連珠彈自己仍用暗器，逗弄官兵追趕自己。田元壯在當夜竟得逃開，奔到藥鋪，他和孟英，連珠彈，先後在藥鋪內潛藏，要等風聲稍緩，即便翻城遁走。

無奈官兵驟失要犯，焉肯甘休，次日立即閉上城門，祕密的挨戶搜檢。數日後，官兵包圍了藥鋪把孟英，重行擒獲，連累得韓立青也一同落網了。田元壯也當場被捕，惟有連珠彈朱玉山，夜半聞耗，踢窗逃走。不過形迹已漏，本城守將駱振祥竟督隊追捕，半步不肯放鬆。官人隊中更有十多個高手捕快，也會飛簷走壁，把連珠彈緊緊釘住，連珠彈上房，他們也上房；連珠彈跳下平地，他們也跟蹤跳下平地，竟緝得十分緊。連珠彈大怒，忙抽兵刃，回身索戰，這些捕快忙即退下來，立即湧上數十名箭手，由守將駱振祥提刀指揮着，紛來攢射連珠彈。官人似有拿捕大盜的好計劃，竟這樣死咋不退，描住逃犯的蹤影，不跟他鬥力，只跟他耗時候，逃到那裏，綴到那裏，只要轉眼天亮，連珠彈就逃不開了。

法子非常歹毒，連珠彈頓時覺察出來，恨恨大叫，抽劍猛砍，眨眼間傷了數人，衝開了

步隊弓箭手，一路亂竄，逃到岐路上。守將駱振祥勃然震怒，竟抽槍帶馬，由親兵營挑燈保護着，一路緊綴下來，仍撥小隊，抄小巷在前堵截。連珠彈回頭一望，知道逃不開，立刻咬牙切齒，翻身回撲，直跳到駱振祥的馬前，手起劍落，砍下馬來。羣卒一見主將落馬，登時譁亂，有的亂竄，有的放箭，有的奔來搶救長官。連珠彈一不作，二不休，順手一劍，把駱振祥的首級割下來，却在一旋身之際，中了流矢，正在後肩胛，連珠彈回手拔下，抽身一躍，上了民房。

主將陣亡，羣卒失了指揮，登時追迫不緊，連珠彈這才長吁一口氣，手捫箭創，脚下如飛，連穿過數處街巷民宅，脫開了官人的眼，然後跳下平地，伏身急馳，躡足穿巷，又飛身躍上民房，忽高忽低，專往黑影中奔逃。末後跳上人家一道後院花牆，伏身聽了聽，沒有動靜，望了望院中沒有燈光，他就再翻身跳到院牆裏面。

連珠彈朱玉山這一回若不是手戕守將，仍恐逃不開，却因此挨了一箭；究其實也算是事逢湊巧，府衙中的官人抓住了一個倒運的替身鬼，把一個起夜的人，當做了逃犯。將這人射到擒獲，直等到拿火亮一照，發覺此人衣服打扮不像，又沒有兵刃，又是一個老頭子，他們連忙捆上這個老叟，再重來搜捕連珠彈。連珠彈這功夫早已連挪了數道小巷，另奔進一家後院了。

這地點正在東城。連珠彈朱玉山逃到東城一處小戶人家，却喜外面無人跟綴，院裏面也沒有動靜。連珠彈便藉此機會，撕衣襟裹住箭傷，把人頭也包起來，喘了一口氣，然後張目

注意，先觀察這藏身處，究竟是甚麼人家。

連珠彈越牆跳進來時，本出於急不暇擇。只要這戶人家沒有火亮，沒有狗叫，他便要硬往裏鑽。院主人只要一聲喊，他再趕緊往鄰院裏跳。如此展轉逃跑，他已越過不計其數的人家了。忽遽中，也不能留神吉凶禍福，到了這時，只能撞天運。連珠彈身上濕漉漉的，濺著殺人的鮮血，和自己身上的血，料想一到白晝，寸步難移，遂先決計要摸到民戶人家，借件衣服更換，並須重裹箭傷，但必須避免打草驚蛇才好，這只有暗偷的法子了。連珠彈痛不可忍，滿頭大汗，喘息略定，忙看了看附近形勢，躍上牆頭，登上房頂，借房脊隱身，挨戶端詳。側耳偷聽，找到路東一家，牆最矮，院最小，料到住戶必少，便急急的四望無人，悄悄的來到小戶門前口，把手一拍，忽又止住，左右一望。恰巧小門樓左邊牆角處，立着一塊上馬石，便登上去，攀牆內窺。西房三間算是正房，兩側北房南房各兩間，彷彿還有後院，只有北房隱隱透出燈火，想內中人口必然不多。連珠彈又扳牆上去，輕輕一跳，已到院中，正要移步撲奔北房有燈光處。却聽正面西房，有人重重咳嗽一聲，那聲音怯怯的，好像本就沒有睡着。

連珠彈朱玉山不管，一直奔到北方窗前，窗前燈影一亮，屋中也發出痰嗽聲音，這一聲過後，却好半晌沒有動靜，朱玉山提劍四顧，蹣跚溜到牆根，側耳聽時，屋中似有微响聲，院外遠遠聽得鼓樓那邊，喧噪聲乍浮乍沉，朱玉山便將刀交到左手，伸出右手，沾有唾沫，把紙窗弄破一個小洞，往裏一窺，只見北房室中，一盞孤燈，燈前站立一個衣服不整的

妙齡女子，扣着衣紐，兩眼睜得大大的，滿面驚疑愕楞之色，歪着頭，直勾勾的望着窗格。這女子好像已聽見外面有人撕窗，吓得她手抖抖的，倒退一步，失聲驚叫了一聲。回望床頭，床頭上還有一個小孩，蒙頭沉睡，連珠彈朱玉山看明了屋中情形，戶主十分單弱，可以強入借衣，正想挪步，猛聽背後又有聲響，那正面西房裏，忽然有一個蒼老聲音，大聲叱道：「誰呀？」跟着重重的咳嗽了一聲，俄而發出一種輕微的響動。連珠彈朱玉山急忙回身，西房裏，忽又閃出火光，好像打火鏟，把燈點上了。連珠彈朱玉山輕輕踱過去，北房中那個女子虛怯怯的叫道：「叔叔，叔叔，是甚麼響？」西房中那個蒼老聲音！打了一個呵欠道：「許是貓吧。」停了一停，又有一個模糊不清的聲音問道：「福子他爺，甚麼呀？」說話的腔調，像是個老女人。

連珠彈朱玉山試探着挨到窗前，聽這老婦的聲音，分明有點害怕。老頭子說道：「外頭好像有誰喊了一聲。」原來驚醒老頭子的，不是連珠彈朱玉山，却是那個女子的驚叫。連珠彈朱玉山弄破西房窗紙，往裏面張望，燈影搖曳裏，又是一個老婆子，坐在床頭，揉眼打呵欠。地上站着一個老頭子，不知彎着腰做甚麼，看那樣子，似要找件傢伙，拿着出來查看。連珠彈朱玉山如旋風似的一轉，把全院的虛實看明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頭。退後數步，再打量院內出入路口，再進一步，打量門窗，看見窗台上，放着一隻醬菜小簍，一隻破碟子，還晾着一雙舊鞋。連珠彈朱玉山便將破碟破簍取在手中，先唔的叫了一聲，跟着假裝小貓兒，苗苗的叫了兩陣，把小空簍破碟子往庭院中一丟，咕碌碌的拍又一響。他又裝貓叫了幾聲，

立即躲在西房夾道中；他想這可以蒙混過去。却不揣自己並非黑道人物出身，這等裝貓變狗，弄得聲音很不像，一番做作，反倒露出馬脚。

那老頭子，立刻側耳留神，眼望窗戶窺望，忽看見窗紙破了一個小洞，登時明白，把燈忽的吹滅。這時連珠彈朱玉山藏在夾道中，還想再耗一會，等屋中人睡着，便來實行他那偷衣改裝，天明闖關的計策。他一探頭，看見西房燈滅，又聽那蒼老聲音道：「沒有甚麼，是小貓打架。」更大聲說：「祿姪女睡吧，沒有什麼呀，是小貓打架。」又叫道：「祿姪女，祿姪女，吹了燈睡吧。」

北房那個女子，這時候眼望着窗戶，正在害怕，忽聽她的叔叔如此說話，猶疑一陣子，應道：「叔叔這不是吧，你老得出去看看。」那老頭子做出困倦呵欠時聲音，只叫道：「孩子，我聽見啦，是小貓啊，還打了個碗呢。」

北房中的少年女子半信半疑，聽了家中人答話，胆子才大些，心神也稍鎮定，果然依言吹滅燈光。不大功夫，西房鼾聲已起，這邊房中女子也似摸摸索索，重上了床。連珠彈朱玉山忍耐了半晌，覺得時候差不多了，便放膽鑽出夾道，撲奔北房。立刻動手。忽想北房中的主人，是一個少年女子，覺得深閨弱質，倒好震嚇，這是該下手的地方。但又恐深夜入戶，人家是個姑娘，自己未免於良心有愧，更決定逕入西房。明知西房是一明兩暗三間，必然人多，自恃武功，又在難中，也就顧不得，在院隅丟下所帶的包囊、躡腳走過來，扭頭四望，院內更無別聲，就便動手。捫着西房門縫，輕輕一推，自然推不動。從腰中抽出小刀，插入

門縫，慢慢撥弄，連珠彈朱玉山的出身，並不低微，他簡直不懂得做賊的營生，只顧自己動手，却沒留神屋中人，已然暗有動作。

西房裏的老人，早偷偷伏到窗台，順着連珠彈朱玉山挖的那個窗紙小洞，往外偷窺，正瞧見黑忽忽的一個人影，拿着明晃晃一把劍，從夾道溜出，往北房走。北房中是老人的姪女宿處，這老人不覺又驚又怒，料想此人必是走黑道的賊匪，還恐他竊財之外，又來採花。

老人氣得打戰，便悄悄推醒老婆子，低說有賊。老婆子吓了一跳，一把抓住老頭子，不教他動。老頭子急得附耳低言，告訴了幾句話，用手一指北房少女的宿處。老婆子無法，這才抖抖的穿上衣裳。老頭子摸了一把刀，一根木棒，將木棒遞給老婆子。老婆子又抄了一把剪子，哆哆嗦索，避在屋門後。老頭撫着心口，悄悄開了屋門，摸到隔壁兒婦房內，恰巧大兒子剛剛歇宿在家，又恰巧這間屋子只有格扇，沒有屈戌。老頭推開格扇，摸着大兒子的腦袋，捂着嘴使勁一推。大兒子睡中一驚，雙手拍的一揮，把他父親打了一掌，口說：「誰呀？」一翻身要爬起來。老頭子忍痛低呼道：「祥兒，是我。」大兒子使勁把他爹的手擺脫開，昏頭昏腦的問道：「幹甚麼，幹甚麼？」老頭子忙按住他，低聲道：「院裏有賊了！」大兒子猛吃了一驚，不由又掙扎着要跳起來。

老頭子掩住他的嘴，附耳告訴他道：「我看見有一個賊，正在這裏撥門，瞧光景大概是個小偷，你快起來。」隨將設計禦賊的法子，低低說出。大兒子揉揉眼神智漸清，穿上衣裳，摸着一根鐵棍。父子兩個悄悄藏在堂屋門後，老婆子把兒媳叫醒，也穿好衣服，一同藏

在裏間。當這時候，連珠彈朱玉山用小刀劃撥門門，已然漸漸撥開一道門，屋門裏老頭子和他的的大兒子，各拿着傢伙，側耳聽着，兩顆心怦怦跳，連嘴唇都打顫。朱玉山又費了一會功夫，將兩道門門都撥開了，竟不再游移伸手推門。門扇吱吱的發出微響，已然推開尺許寬的門縫，便逕直探頭往裏窺看。黑影中，只見堂屋闐然無人，便抽出利刃，把門完全推開，邁步進去。才邁進一步，那老頭子很勇敢，把手中木棒高舉，從門邊閃出，一聲不響，刷地猛往下砸。朱玉山忽覺寒風襲面，才待側身橫劍招架，大兒子的鐵棍同時刷地落下，用盡氣力怪叫一聲。朱玉山頓覺轟的一響，耳鼓齊鳴，眼冒金花，同時覺得腦後腰後，受着意外襲擊，如兩點驟降，劈拍亂打。他久戰力盡，身又負傷，更不能支持，這鐵棍恰打中要害，正當頂門。朱玉山撲地栽倒，知覺頓失了，他竟似落在陽溝中，把船弄翻了。

等到還醒過來，身子被捆在地上，屋中燈光明亮，一個老頭子，一個壯年男子，手拿棍棒，都立在身邊，那北房中的少年女子，也穿齊衣服，挨着一個老婆子，在內間屋門裏站着，挑着門簾向外探頭，滿面露着驚詫之色。還有一個少婦，一個小孩，藏在屋中，那老頭子用木棒敲打連珠彈朱玉山的大腿，喝道：「你這惡賊，別裝死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是那裏人？你在那裏犯案了？」又跑到我這里來做什麼？朱玉山十分懊喪，看見擒拿他的，是一羣老弱殘兵，尋常百姓，不由轉怒爲笑。想了想，答道：「這位老丈休要錯疑，我不是賊。」那壯年男子怒罵道：「你這東西，你看看你渾身的血跡，手裏還拿着兇器，你肩膀上還有傷，你不是賊，不是小賊，是殺人放火的大強盜！」說着回過頭來，對他父親說：「咱還

不如搜搜他哩。」老叟拿棍子比着連珠彈朱玉山的頭，大兒子便過去搜檢朱玉山的周身。竟在衣袋裏翻出幾兩銀子，一條手巾，一張襄陽府官衙和牢獄的房圖，用紅筆勾着出入線道。又在院隅，搜出連珠彈朱玉山藏着的那個包裹，老頭父子心想這必是贓物，誰知打開一看，竟是血淋淋，鬚眉纏繞的一顆人頭，婦女怖喊，父子齊驚叫道：「這是殺人兇手，呔，你跑到我家裏做甚麼？我們和你既無仇，又無恨，素不相識，你却來撥門挖戶，是何道理？你莫非要我栽賊陷害我家？」大兒子越說越怒，拿手中棍，照連珠彈朱玉山重重打了幾下。連珠彈朱玉山不覺激怒道：「你們不要動手，我是男子漢，與你們無仇，我也不是匪人，我乃是爲報深仇，才行兇殺人。我殺的不是良民，我殺的是貪官污吏。你問我爲何到你家，實不相瞞，我是借道。我是找你們借兩件衣服，好改裝逃走。上天在上，我與你們素無認識，我何必陷害你們？我現在誤落在你們手裏，我現在只有一死，你們把我送官好了。你們休要如此無理，你們不該這樣侮辱我，士可殺不可辱，你這位當家的，正在壯年，對付一個不能還手的人，就不該這樣亂打。喂，天下的事未可知，殺剛由你，我也不恨，只是你們不該這樣作踐我！」說時聲色俱厲，恨中冒火。

那老頭子聽着愕然，他的大兒子也不覺停住棍子，不能再下手了。老頭子眼看着那顆人頭，喝問連珠彈道：「你說實話，你殺的到底是誰？你殺了人，爲甚麼提着人頭，跑到我們家挖窗戶撬門？」這時府城鬧劫獄犯的事，已然哄動。這家宅主已然猜出來，可是竟沒有胆量敢于說破，只一味催朱玉山說實話。朱玉山仰臉道：「我不是說了麼，我是來借衣裳，我

殺的這顆首級，就是……」老頭子道：「就是誰？」朱玉山咳了一聲道：「我就是死，也要死個明白，決不落個賊名，我告訴你們吧，我殺的就是你們這裏守城的軍官！」老頭子父子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你這話可真！」連珠彈道：「你們看呀。」

父子兩人俯下身，端詳那顆首級，毛鬚蓬蓬，目張眉豎，神情慘厲，細加辨認，果然是本城守將駱某的頭顱。老頭子情不自禁，把人頭踢了一腳道：「你這萬惡的奴才，也有今日！」由內間屋探頭的那個青年女子，剛才一看人頭，吓得退入室內，這時聽說是本城守將，不覺痛快異常，竟奔出來，問道：「叔叔，駱小鬼真被殺了麼？」低頭望着那顆人頭，又怕看，又想看，到底教她的哥哥，那個男子舉給他看了，她忿忿的說道：「叔叔，這真是那個奴才的首級麼，我怎麼看着不像呢？」壯年男子道：「不錯，真是他。他的頭長在他的脖子上，是一個模樣，教人割下來，當然會改了像。你瞧他這個可惡的鷹鼻子，一定是他，沒錯了。」說罷，把人頭拋在地上，女子却伸纖足，踢這人頭道：「奴才，你也會惡貫滿盈了，謝天謝地。」

當時這一家，欣喜異常，痛罵一句，謝天謝地一句。朱玉山被捆在地上，心想這家想必定是這守將的仇家，不覺心思一轉，打好了主意，生出僥倖心來。正要開言，那老人已然改了聲氣，問道：「喂，我說你這漢子，你怎生殺的他，你跟他有什麼仇恨？」朱玉山料到說出，或有異外的遭逢，也許得活；也許中計。勢到如今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就編了一番假話，自承與這死人頭有深仇大怨，現在方才得機行刺，有眉有眼的說了一遍。又說剛才自己得手

之後，濺了一身血跡，城內又偵騎密佈，不能混出城外，打算悄入民宅，竊取衣服。準備改裝之後，先找藏身之所，後謀脫身之計。不想無意中碰到府上來，教你們受驚，很是抱歉，却也出于萬分無奈。末後又說自己生本宦裔，志切復仇，才出此一舉，實不懂夜行人的做法，所以失著被你們狙擊擒拿，這是一往真情，我早抱必死之心，現在殺剛存留，一任尊便，最好你們把我殺死，免得交官刑訊，多受折磨。」說罷長嘆一聲道：「我算死無遺恨了！這顆人頭你們費心給埋了罷，我本要投棄，因恐牽害了良民，一直帶到這里，現在全完了！」

老頭父子留神聽了，不覺相顧無言，半晌老頭才叮問一句道：「你說的可是真的嗎？」朱玉山道：「人頭在此，怎麼會假！」老頭子點頭，把大兒子叫到屋內，私相計議了一會子，然後出來，對連珠彈說：「外面人聲沸騰，可就是你們這案件發作麼！」朱玉山點頭，老頭子尋思一回，又問道：「可是我怎麼聽說是府衙劫了獄呢？又聽說府衙出了刺客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連珠彈朱玉山道：「這個，我們跟這死的有仇，就因他把我胞弟陷在獄中，故此我們不得已方才劫牢……」老頭子道：「哦，你們好大胆，你們簡直是反叛啊！」老頭子對他大兒子說：「這件拖累官司，事關叛逆，我們却打不起。我們要想個妥當法子，把他送官不送官呢？」連珠彈朱玉山插言道：「這些貪官惡吏，慣會掠功，你們真要捉我獻官，他們難保不反咬一口，把你捕犯的人當窩主辦哩。」老頭道：「這到不見得，可是我何苦呢。喂，姓朱的，我若把你放了呢？」連珠彈朱玉山道：「那全在你，我說我如何感

恩圖報，未免人心隔着肚皮，但是我們也不能無故陷害對己有恩的人。」老頭點了點頭道：「我只怕你走不妥當，再被別人擒住，那時候，追究出來，私縱兇手的罪名，我却吃不起。」連珠彈朱玉山連忙發誓道：「皇天后土在上，你老人家當真釋放了我，我就是再被擒拿，我決緘口不言，就是刀鋸加身，我也不能恩將仇報，把你一家好人洩露出來。」

老頭聽了，又與大兒子唧唧噥噥商量一回，又進屋內，把老婆子和少年女子聚在一塊，商量一遍。都以為連珠彈朱玉山替自家報了仇，應該放了他，這是一點。又想到當真把連珠彈朱玉山捆送官府，勢必跟着過堂，連珠彈朱玉山若一歪嘴，自己是有身家的人，真受不了拖累。何況自家本與駱某有仇，更怕駱家的人反咬自己。反覆核計這才議定，出來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以速為妙。」硬一齊過來，替連珠彈朱玉山鬆去綁繩，低囑道：「朱某人，這就憑你的良心了，我們決計放你，我們一家的青兇禍福，可就全懸在你的舌尖上了。」先解縛，隨後把連珠彈朱玉山扶起來。

連珠彈朱玉山感激萬分，等著把手脚血脈活動過來，便起身對着老頭子深深一揖，隨又下拜道：「大恩不言報，願求老丈的姓名。」老頭子剛要答言，只聽屋裏嚶嚶叫道：「叔叔，你老快進來！」老頭子應聲進內，那少年女子囑咐道：「叔叔，咱們可是拖家帶眷，住在這兒，好比在人掌心一樣，你老人家千萬別說出真姓名來。這個姓朱的是殺人兇犯，自己避禍還來不及，想來他不會賣了我們，可是還怕他無心中流露出來。你老人家仔細想一想，我看還是不必說出咱家的姓名來。」老嫗也說：「姑娘的話很對。」

老頭子聽罷，很覺有理，遂點頭走出來道：「我說朱爺，咱們是意外遇合，常言說擒虎容易放虎難，你就不必打聽我們姓甚麼。我們也是在此浮住，不日就要回南。你現在患難中，未出虎口，我說出姓名來，與你無益，與我倒有害；就沒有害，也未免懸心。請你不必問了，你逃你的性命去吧。」

連珠彈朱玉山意外被釋，心中感切，還是懇求姓名，以安銘戴之情。老頭子人很爽快，就說道：「算了罷，你要強問我，我也會假捏一個姓名告訴你，那是何必呢？」連珠彈朱玉山這才罷了，又回身對那壯年男子下拜，又要請老夫人小姐出來拜謝。老頭搖手道：「事情危急，你不走我們不安，少敘虛禮吧。來來來，你這走不出去，你不是來借衣裳麼，我已給你找出一套衣裳，你快打扮好了，乘夜逃命去吧。」

當下領着連珠彈朱玉山到廂房空室，教連珠彈朱玉山把血衣換下，連那把刀和暗器都強留下，都用火燒燬。拿出一身短衣，一件長袍，教連珠彈朱玉山換上。燈火輝煌上下照着，連珠彈朱玉山袴子上也有血跡；只得另找出一件中衣，又給他換上，以至於襪子靴子，都細心查驗，把血跡拭去。連珠彈朱玉山後肩胛的傷口，仍然浸血，也代他先行敷藥包好。那個壯年男子却將燒燬的沒把刀片，也砸壞了，要投入井中。老頭子道：「且慢，你丟在牆角好了，這就是劈柴刀，咱們還能用。」看着連珠彈朱玉山打點已畢，又贈給兩串銅錢。

連珠彈朱玉山受領贈物，重新拜謝，正要告辭邁步，老頭子忽然側耳聽了聽外面，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連連搖頭道：「你就這樣，也怕出不去城，外面好像還有動靜，一定是搜拿你

的。離這裏不遠，有處曠宅，依我之見，你可以乘天色未明，悄悄爬進去。暫躲一兩天，等風聲稍定，我再設法通知你，你再設法出城，較比妥當。」

連珠彈朱玉山想了想，此刻必然是閉城大搜，出是出不去，却是藏又怕藏不住，精神又太疲乏，不覺面有疑色。老頭子却饒有智計，解說道：「我告訴你，那處曠宅就在我家房後，相隔不遠。那裏本是一家顯宦的私邸，後來那官得罪了朝廷，滿門被抄。父老相傳，他家的夫人小姐，都聞兇訊，惟恐受辱，在宅內服毒自盡，到現在已有三四十年了。因為冤魂不散，時常有白衣女鬼，在空處哀哭，還聽說吓死過一個人。這裏的人，都知道是所兇宅，沒人敢住，所以一直空閒起來，年久失修，荒草亂生，越發顯得陰森可怕。你若是敢有胆量，莫若乘着天色尚黑，逕去藏在那裏，我想是最妥當不過的，決沒有人去搜。就算有人去搜，你也可以設法躲避，因為那裏有一二百間房子哩，草長得一人多高，實在很容易躲，不容易尋。朱爺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連珠彈朱玉山此時急待脫身離開此處，好去掃聽同伴的吉凶，連忙說：「好好，老丈替我想法，定然穩當。只是萬一出不了，這幾天飲食却是難辦。」老頭道：「這個你儘管放心。」教大兒子拿來一個口袋，儘家中所有的乾糧，都給他裝上。獨有喝水却不便，老頭尋思一回，姑且用一隻酒葫蘆，灌滿清水，交給朱玉山道：「這足夠明日一天間飲用的了。」老頭子和朱玉山又商量了一陣，約定了種種暗號，把守將駱小鬼的首級包了，教朱玉山提着，預備掩埋；老人拿了釘子繩子，悄悄開後門，溜到空宅牆邊。老頭子便要拋繩插釘，教朱

玉山上牆。朱玉山悄說不用，竟飛身跨上去，向老人父子一擺手，自己一直跳進空宅院內。只見這空宅廣廈層層，亂草叢生，足有一人多高。幸在城內，沒有狐鼠，除了暮鴉鼯鼠外，不過是些草間小蟲。朱玉山一直走進宅內，恰當後園，果然此處茂草深僻，朱玉山一個人藏伏在內，外面一點查不出。朱玉山提着乾糧和水壺蘆，獨自一個人，在這陰悽悽的空宅中，尋找藏身妥處。又值深夜，傷處疼痛，心中茫然難過。只是生死交關，顧不得許多，一路分草擇路，穿過荒園，找最幽祕的一個小院內，四面靜聽，並無異響，這才把駱小鬼的頭顱，掘坑掩埋了，自己找到兩扇破門，放在草棵後面，將身放倒。

這一夜過度奔勞，雖然身在虎穴，朱玉山竟支持不得，不一時昏昏睡去。直到次日午間，被驕烈的陽光曬醒，連珠彈翻身坐起，覺得腦後棒傷，肩胛箭瘡，隱隱灼痛，混身也鬆懈無力；幸虧沒往城外逃，就逃也怕翻不出城牆。遂將乾糧水壺取出；飲食一頓；緩了緩力，自己給自己敷藥裹創，慢慢溜出小院，輕輕的往全宅各處探看。但見苦草滿階，積塵滿戶，一陣陣霉濕之氣，沖人欲嘔；這宅子實在空閒已久，恐怕不止三四十年了。朱玉山悄悄到各處勘探一回，全院形勢已明。挨到黃昏時候，爬上院心一棵大樹，借枝葉障身，偷往外而窺看；竟看到通衢上，猶有防卒佈崗把守，果然是戒備森嚴，與前日不同。連珠彈看罷，不禁着急；而且最覺奇怪的是，這一夜會沒有更鑼。躍下樹來，姑且躺在石階上；約莫到二更左右，已是那老頭子約定的時間，連珠彈這才溜到院牆根下，傾聽一會，外面靜悄悄的，竟沒有一個行人脚步聲音。又挨過許多時候，估摹三更已過，猛聽拍達一聲，從外面投進一

塊磚頭來，連珠彈急忙溜到牆根，信手折取一根乾樹枝。等外面第二次投進磚塊來的時候，忙照着投來的方向，把樹枝還拋出去。按照昨夜約定的暗號，外面拋磚三次，裏面投枝兩回，然後連珠彈站在牆根，等候動靜。

第六章

亡命客

那個老頭子，真是個奇人，他果在三更時候，冒着大險，親帶着長子，提着水壺乾糧，表面上假裝起夜，實地裏前來接濟逃犯。牆外火光一閃，聽得老人重重痰嗽一聲，便將東西用繩投繫過來。外面這父子一聲也不敢響，裏面的連珠彈當然一聲也不敢言語，雙手接過來，把空壺空袋，照樣投繫到外面去。僅僅的應聲也咳了一下，如此傳送了兩次東西，方才聽見外面低聲說道：「袋裏有火鏈，有字條兒，多加小心，不要透亮，我們走了。」但聞一陣脚步聲音，火光頓遠。那老頭子假做出恭完畢，扶着長子，走進自家後門去了。連珠彈立刻離開曠宅牆下，奔到空屋中隱僻處，將火鏈火紙敲着，把蠟點上。借這燭光，細看字紙條，却只有寥寥七個字，是「風緊，不可出，聽信。」這意思是警告連珠彈，不要亂鑽，怕他萬一忍不住，出來窺探，泄露了蹤跡，反倒不美。

連珠彈看罷，暗暗點頭。當此性命交關之際，過信人固有危險，不信人也怕有禍害；思索一回，只得依着這不知姓名的老人的祕囑，伏在曠宅，靜聽回信。越是心有所盼的人，越覺光陰過得太慢，前後只度過兩天三夜，把連珠彈圈得如熱鍋螞蟻一樣。可是借此耽擱，他

的箭傷便好得多，覺得手臂可以上下自如了；偏偏又是右手，仍不能持劍用刀。腦後棒傷却見疼可。挨到第四天夜深，才見那個隱名老人，丟進一個包袱來，包袱中是一套儒巾儒服，一錠銀子，半串銅錢，另外一包藥末，包着一張字柬，說明藥末用法。至於一切改裝出走的步驟，約定時間，是在次日；却只給連珠彈預備下這點路費，不但兵器沒有，連行囊也沒有。原來那老人連日刺探，備悉湖廣大吏已獲警報，有一位幹員奉命馳驛前來查辦。老人料想屆期必然更緊，打算就在大員到府以前，打發連珠彈逃走。

却喜襄陽城中，趕將囚犯起解；從翌日起，白晝已經解嚴，居民已准出城入城，不過盤詰之兵，還沒有撤。這老人非常熱心，又非常細心，與大兒籌劃了一回，悄悄通知連珠彈，替他規定了出走的日期。連珠彈這一夜沒得安睡，挨到四更時分，換好衣裝，儒巾儒服走到院牆根，聽候動靜。不一時外面投進石頭來，前後投來三次，連珠彈藉此得知外面並無他人，急忙掖起袍襟，躍身竄出牆外。兩脚踏地，垂襟拭土，看那個老人正在巷口，神色極其不安。遙向連珠彈一點手，老人回身提杖徐徐走開。

朱玉山照約定的計劃，兩人各不關照，在路上前一後，一靠左一靠右，遠遠相望，低頭走路。連珠彈扮成書生，做出瀟灑的樣子，算是早起出來閑遊。那老人赤着脚，衣衫不整，手扶竹杖，提着一隻小籃，算是清晨起來上街買菜。老人前行。連珠彈在後跟着，好像各走各路，直奔北門。此時天色剛亮，城中雖已解嚴，街上行人還是很少。約走了一頓飯的時候，路上遇見一小隊巡防營兵，好像是收更回隊的。老頭回頭看看朱玉山，朱玉山神色不

動，比老人還鎮靜，老人又往前走，忽遇見熟人，叫道：「趙老伯好早，上那裏去？」老人站住腳，支吾了幾句，朱玉山藉此才知老人姓趙。

趙老人與熟人點頭說話，朱玉山不好跟着站住，只得往前走過去；到一小鋪門前，回頭尋看老人，趙老人提杖跟來，遠遠咳嗽一聲，微微把頭一擺，緊走了幾步。連珠彈故意流連落後，讓老人前行，仍舊跟着走。轉了幾道灣，距離北門已然不遠。趙老人走近北城。尋到一家茶館，站住了，大聲咳嗽了一陣。

這是暗號，連珠彈便搖搖擺擺走進茶館，擇一副靠門口的座頭，側身坐下了。茶館中喝早茶的很不少，單有一角落，聚着許多茶客，盡穿短衣服，好像是行販們，借此地集會。這些粗漢說笑吵鬧，看到改裝的連珠彈走進來，似乎這地方本不是秀才模樣的人該光顧的，人們都拿詫異的眼光看他。連珠彈自從同伴落網，肩胛中箭，盜衣又腦受棒傷之後，實已元氣大傷，即如此刻，遇見猜疑的目光，他竟未免氣沮，又很懊惱；這一來自己覺得似乎太胆怯了，側臉慢慢的向外尋看；趙老人正靠自己這邊遞眼色。先咳嗽一聲，衝着連珠彈微微點了點頭，老人轉身往街上那邊去了；按照祕計，是把連珠彈放在這裏候信。連珠彈勉強做出沒事人的樣子，端坐在茶館，茶博士過來沏茶，跨籃賣早點的，賣燒餅包子的，不斷過來叫賣，連珠彈照着一般茶客的模樣，也買了些吃着。不一時，趙老人跨着一籃鮮菜，從北門買回來，好像累了，走進茶館，花兩文錢，沏了一壺粗茶，喝着歇腿；擇的座頭恰跟連珠彈相近。又過了一會，趙老人的長子從一道斜巷繞來，匆匆從茶館門前走過，並不進來。

老人喝着茶，兩隻眼早已瞧着外面。忽見長子走過，急忙把手一擺，又咳嗽一陣；連珠彈同時也悟會了，忙站起身，叫茶博士會了茶錢，眼望老人，雙手一拱，又微微一點頭，而現感謝之容，張了張嘴。老人急忙將頭搖了搖，露出不許聲張的意思。連珠彈微微示意，轉身出離茶館，抹過橫街。到前面街頭牆角，老人的長子，正在那邊等候。而對臨街磚牆，假裝看那牆上的房帖；却眼光斜溜，一望見連珠彈出來，便低哼了一聲，拔步前行。相隔一箭地遠近，連珠彈慢慢追隨在後，如針引線，徐徐相引，不一時來到北門。連珠彈在路旁找一顆大槐樹，就在樹蔭下站住，彎下腰去，假裝繫腿帶，就此偷眼往後面張看。朝陽已出，街上行人匆匆往來，數日前的大變，此刻好像漸復常態；惟有街頭要口，還駐着兵，遠遠的站着些行人，似是看熱鬧，不知看甚麼。再往城門洞一望，那裏城內外，竟有數十名防營兵列隊把守，比前數日增多不止一倍；出城進城的車馬依然很多。

連珠彈已然改了裝，臉上又塗上黃黃的顏色，半舊的長衫，褪色的儒巾，配上這臉色，頗像個窮秀才。城中出入的人又多，他徐踱而行，當時竟似乎沒有引起人家的注意。府城的武將既已殞命，臨時攝印的武吏，倒是久涉官場的營弁，認定賊走關門的辦法，徒擾民心，無濟於事；因此一經攝印，便稟承大吏，下令解嚴，只在暗中調遣，潛布下祕探，凡客店妓館，閑雜地方，均都撥派幹捕巡訪。又從防營士卒中，挑選六十名強明幹練的精卒，改裝巡邏；像關城搜檢這些辦法，都下令停止了，認為這是打草驚蛇。那大員騎驛前來查辦，也是這個主張；故此在表面上倒查得鬆了。那趙老人父子，就利用這個機會，做出偷放兇手的計

劃來。

老人的長子，當先探路；老人在後伴送，保護着連珠彈，來到城門口附近。老人的長子看清城門出入便利，並不盤查刁難，他就頭也不回，直進城洞。忽然背後來了一輛糞車，長子說道：「好臭！」掏出一方藍布手巾，用來掩鼻孔。不知怎的一來，手巾掉落在地上；長子道：「咳！」連忙俯身拾起，緊行幾步，走出城外。

後面儒服儒巾，懨懨病容的連珠彈，一眼瞥見墜巾拾巾，急忙直起腰來，放胆踱過去；口中喘息有聲，只顧低頭進城洞。兩旁邊好像有十幾隻眼睛看着他，他毫不瞻顧，一直出離襄城。到了城外，北門外兩旁市房，齷齪異常，有腳驢騾車上前兜攬；連珠彈吐了一口氣，心中自慶脫出虎口，不禁回頭一看，後面恰有兩個青衣人同行。連珠彈急忙回頭來，重往前看，前面竟不見那老人的長子蹤跡，後面也不見老人的行跡，朱玉山心中未免稍涉遲疑，却也不好住脚，只放慢脚步，順着北關大街的車轍印，徐往北行。

過了那道護城濠上的破石橋，離開了關廂，前面又是兩排土房，高高矮矮不等。再望過去，便是一片青葱的田畦，已然是北郊以外了。當中夾着土道，縱橫兩條；路旁樹蔭下，仍有茶攤果挑。朱玉山又走出一段路，方才看見那老人的長子，恰在茶攤矮凳上閒坐着；他算是出城走乏了，在那裏歇腿，連珠彈心上一放鬆，上前拱手道：「勞駕，往三間房怎麼走？」老人的長子，故作不相識，仰臉答道：「一直往北，逢十字路口，再往西拐。」朱玉山道：「有多遠？」長子道：「唔，二十六七里地吧，你老去麼，何不雇個脚？」正說着，後

面兩個青衣人物，居然跟蹤趕到，由背後接聲道：「那位上三間房？」朱玉山急忙回頭，上下打量一眼道：「是我打聽打聽。」一個青衣人忙接言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可是想往三間房去麼，我們正好同道，我們也是上三間房。」

朱玉山心中驀地一動，看了青衣人一眼，徐徐說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過是閒掃聽。」青衣人互遮眼色，隨口答道：「哦，你老是閒掃聽麼？」兩人又自相問答道：「唉，咱們歇歇吧，不走了。」竟也在樹下，涼快起來。

老人的長子，神色一變，扭過頭去，一聲不響，乘隙對連珠彈瞥過一個眼色；他自己緩緩站起來，跟茶座兒閒搭訕兩句話，慢慢走開，慢慢往西南走。繞過一段小巷，四面無人，回頭望了望；這才倒抽了一口氣，心頭懸懸的，踱進城去了。老人的長子如釋重負，如出險地，却又一步一回頭，十分放心不下，走進剛才那個茶館裏，擇副座頭坐下，遠遠的盯着城門。心想苟有一變，連珠彈必被捉回，在這裏儘可看得見的。却好這功夫，他的父親也緩緩踱回；父子打一招呼，便在茶館伴做品茶，暗候吉凶。

轉瞬間已經過午，連珠彈並未回頭，兩個青衣人也不見回轉。父子二人暗想：此事實在弄險，却也勢到如今，無可奈何。出了茶館，回家告訴妻女，全都懸着心，不知是福是禍。這分明是一件飛來的奇災，既不敢把逃犯捆獻官府，恐被仇家反噬，那只有私行釋放一招不可了。私放之後，自然又有私放的危險，不過趙氏一家的人全想連珠彈就算失脚，也許不會供出自己來。有此一念，大家略放寬心，那知道這時候連珠彈在城外，真個就遇見了意外！

那兩個青衣人哨住連珠彈，只是逗留不走；四隻眼一上一下的打量連珠彈，搭着與連珠彈說話。越說越緊迫，到後來竟叩問起姓名住處，「出城有何貴幹？」公然盤詰起行藏來歷了。連珠彈此時赤手空拳，又當白晝，情知這兩個青衣人問得古怪，便做出騷蹇的樣子，置之不理，心想趙老人的長子，已然避開此地，總不致于連累了他家，這兩人我倒要小心對付。這兩人究竟怎麼回事，還不敢斷定；想了想，竟仰着臉，不再答理這兩個個人；旋又站起身來，溜溜達達，往北信步走去，走了兩三箭地，借着轉灣，扭頭一瞧；那兩個青衣人，不出所料，果然也不歇腳了，竟在後面遙遙綴着。

朱玉山吃了一驚，忙低頭察看周身，竟不知何處，漏出破綻；沒奈何折往西走，兩個青衣人也改道往西，寸步不離，把朱玉山看住。朱玉山不覺心慌，若是手中有兵器，肩胛不受傷，他此時恐怕早要動手。現在好比虎落平陽，又離城太近，只可讓他們一步。朱玉山兩隻腳不覺加快，昂然舉步緊走，且走且偷瞧。兩個青衣人忽緊忽慢，綴在後面，竟半點不放鬆。朱玉山不由大怒，仍不肯魯莽，誠恐遺禍於趙老人，自想我不要動氣動手，太任性了。這樣打算，脚步不停，不一時走到一處三岔路口，一道往北可到三間房，一道往西北，另外一道可回府城。朱玉山便走上西北小路，心想拋一拋看。

不意他這一改路，更動人疑。這西北路直通亂葬崗子，並非大道，輕易沒有行人。那兩個青衣人越不放鬆，簡直踵後背追上來，一左一右，釘住朱玉山，越發寸步不離。朱玉山又擇一條小路，斜岔過去，撞到一段崎嶇坡崗，蹲下來假裝大解，那兩人公然守候在路邊。朱

玉山到此地步，已斷定這兩人情形尷尬，必是捕皂，却猜不透自己如何露出馬脚。事已至此，只好冒險硬碰，站起來繫好腰帶，往北急走下去。那兩人抄道緊跟，前後相距不到一箭地。

前面一段高崗，橫着一帶樹林，回望四面，地勢隱僻，並無人行。朱玉山搶上高崗，極目遠眺，林崗掩映，正是好地方；立刻止步，不走，躍下土岡，投向林邊，容兩人近前，突然而現怒容，插腰一站，厲聲斥道：「喂！你這兩人放着道不走，緊綴着我做甚麼？」兩人豁地錯開身，一遮前，一對面，嘻嘻笑道：「奇了，皇家大路，許你走，不許我們走麼？」朱玉山無言可對，怒視良久，突然轉身，眼望林內，旁看四面，冷笑一聲，拔步走入樹林。那兩個青衣人都忍不住了，從兩面一抄，緊截幾步，當頭攔阻道：「站住！」連珠彈朱玉山倏然一閃，却又疑身，急翻轉頭來，伸手一摸腰帶，青衣人齊退一步，四隻眼就跟着看腰帶。朱玉山頓然省悟，身畔並無武器，兩手臂垂下來，將面容一整，抗聲發話道：「你們要幹甚麼？」一面說，邁步又要走。兩個人登時放下面孔，也往四面一望，也覺四面無人，正好發作，厲聲道：「喂，朋友，別做作了，跟我回去。」搶上一步，兩人中這一個紫臉膛的，兩隻手伸張如箕，橫在曠林前，那一個黑面孔的，側身而立，緊釘在逃犯身旁，似乎就要用武。連珠箭朱玉山急急將兩眼一輪，四面形勢早已瞭然，却又穩穩的，估量對手，放緩聲音道：「你們教我回到那里去？」紫臉漢子大聲道：「回到城裏去，你從那里來，還回到那里去，少裝糊塗！」連珠箭朱玉山冷笑，半晌道：「爲甚麼回城？你這兩人跟我一道，莫

非要說我麼？」這一個黑面人哼了一聲道：「說你，爲甚麼說你，不說別人？……」朱玉山道：「哈哈你憑甚麼說我？」這一個紫面人道：「憑這個！」說時嗖的掣出袖口中法繩來；那一個黑面人，也刷地拉出鐵尺來，澀聲道：「爺們就爲這個要說你，哼，說的就是你！」朱玉山目瞪口呆，果然自己露出破綻來了；眉頭一聳，捺一捺火氣道：「兩位可是官差？」兩人道：「你倒明白，少說閒話，一個字，走！」連珠箭朱玉山後退一步道：「到底爲甚麼，鐵尺法繩，當不了拘票，我不是怕唬的人，我還要請教你們正經的，我犯了甚麼罪？」兩人一陣狂笑道：「老爺做事，向來弔兒郎鑑，我們唬的就是你們這路人，你向我要拘捕人的籤票，你配麼？你還敢拒捕麼？走！」朱玉山打一躬道：「不是那麼說，憑白無故，無根無據，我怎生跟你們走。你說是官差，我可惜一向沒有領教過。請你拿出點憑據來，我好照辦。只憑一條繩子，一塊鐵片，當不了甚麼事。」兩人互相顧盼道：「還是根硬棒兒哩。喂，告訴你，我們是府衙門的祕捕，你說你到底走不走罷？若要不走，不要裝傻，快說出不走的道理來。」

連珠箭朱玉山明白了，他們不只是辦案，還是想發財。連珠彈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二位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我不打算走，因爲我心中沒有虧心事。」黑面人唾道：「呸，過來吧。你虧心不虧心，別跟我說，有地方說去！」兩眼一瞪就要動手逮人。那紫面人攔住道：「慢着，咱們倒聽聽他的。」轉過來詢問連珠彈：「相好的，放明白些，你想不走，你打算怎麼照顧我們哥們呢？」連珠彈說道：「你們何不早說，這個好辦，……」假裝做探囊掏錢的姿

勢，兩個青衣人各提鐵尺，含笑相候，不再那麼洶洶了，不意連珠彈猛然將長袍袖一挽，長袍襟一掖，突然伸掌，照那紫面人胸前一推。出其不意，掌力十足，紫面人仰跌倒，哎呀狂叫，鐵尺落地。連珠彈捷如飛鳥，急彎腰拾起，嗖的一個箭步，搶奔樹林。

黑面人大吼一聲：「好賊子，胆敢拒捕！」急掄起鐵尺，飛忙追截。紫面人一個鯉魚打挺，躍起就追，朱玉山左手提着長袍，右手拿着鐵尺，一頭鑽入林深處。兩個青衣人居然脚程不弱，緊緊追進來。朱玉山竟掩藏不迭，徧徧這樹林，乃是墳園，中有隙地，倒成了鬥場。那個黑面人搶上一步，掄鐵尺便打，朱玉山急往斜竄。那個紫面人跟蹤趕到，急伸手一抓。朱玉山長袍大襟，隨身勢飄展，恰被捋住。這個一揪，那個一掙，刮的一聲，長袍扯成兩半。黑面人翻手一鐵尺打來；朱玉山忙往旁一竄，脚下忽然一滑，急拿椿站穩。敵手的鐵尺挾銳風砸到，朱玉山忙將奪來的鐵尺往上一格，噹的一聲，火星亂迸。連珠彈負傷氣虛，氣虛則心急，心急反倒力猛；如狂風般擣身掄鐵尺，對紫面人撲來，刷的一下。紫面人鐵尺被奪，赤手空拳，急往後退，一聲聲喊叫：「夥計快上，秧子扎手！」黑面人趕緊揮鐵尺擋住，紫面人抽身急退，跑出十幾步，眼望大路，高喊拿賊。只喊了幾聲，恰巧曠野無人，又值逆風。那邊朱玉山且戰且張望，忽聞喊聲，不覺大大着急。咬咬牙，將長袍扯落，手中鐵尺，嗖嗖沒頭沒臉，對黑面人猛攻。黑面人支持不住，嚶嚶一聲，叫道：「好賊子，好狠！」原來肩頭上，也挨了一下，不禁痛極大喊：「夥計快來。」

紫面人顧不得呼救，急急折取一根粗樹枝，抓了兩把碎石塊，二番搶進墳園。這時候黑

面同伴，正被對手打得倒退。那朱玉山兩眼瞪視如燈，牙咬着嘴唇，鐵尺翻飛，胳膊越痛，越顯出拚命的架式。那黑面漢一失神，被連珠彈劈頭砸下一尺。黑面漢極力招架，被對方一轉手，刷的又打下來，驟然失神，措手不及，鐵尺下落，整打在黑面青衣人的手指節上；不覺哎喲一聲，鐵尺墜地。這黑面人急俯身要搶，倏然免起鴨洛，連珠彈騰地飛起一腿，整整踢着黑面人的肩膀。黑面人耳邊轟的一響，撲地栽倒。朱玉山立下毒手，鐵尺再一下，黑面人慘號一聲昏絕在地。朱玉山又復一下，正打在黑面人腦門上，立刻腦漿迸裂血濺屍僵。

連珠彈朱玉山急急彎腰，把一柄鐵尺也奪過來，抓這機會，站起身以頭便逃跑；自知傷勢未痊，不敢戀戰。紫面人剛繞到林這邊，急忙振吭喊叫：「好賊，拒捕傷人，要跑，要跑！你們快來截住他！」拿著樹枝，緊叫，却不敢緊縱過來。朱玉山跑了幾步，忽一想身子出林，反似猛虎出山；若要走乾淨，除非把這個也毀掉不可。心中想定，立刻止步藏在大樹後。那紫面人，只聽見夥伴撲地慘號，未知人已腦裂氣絕，此刻溜過來，到黑面人臥處一看，鮮血四濺，腦漿橫流，立刻怪叫一聲，將眼一尋。看北面樹後，露出一角藍衫，便大轉灣繞過去，極力往遠處藏，惟恐連珠彈朱玉山再毀了他。朱玉山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索性躍出樹後，倒尋回來，一對鐵尺照青衣人上下亂打，只七八個照面，將紫面人手中樹枝打斷紫面人心驚胆裂抹頭便跑，朱玉山斷喝一聲道：「哇，那里跑！」趕上去又一鐵尺，整打在紫面人項際，復一下，紫面人狂號撲地。朱玉山更不猶疑，照準腦袋，連連狠擊，眼見這一個滾了滾，嘶喘了喘，也隨了同伴，氣絕身亡。

連珠彈朱玉山連殺死二役，伸伸腰，張皇四顧。曠郊外近處無人，便竄出林外，又往前後眺望一回；第二番投入林中，彎下腰去，剝那兩個青衣人的衣服。把黑面人屍身翻動，却已血染衣衫，不好穿用。只從身上翻出一個腰牌，上有孫得福的名字，是襄陽府捕快；又有一些銀錢，和一套捕盜文書。玉山全收取過來，又去剝紫面人，也搜出一個腰牌，名字是施萬順。一時將兩人的外罩衣服全剝下來，又看看自己，儒巾猶在，藍衫已碎，鞋也劃破。恰好黑面人的薄底靴，尺寸彷彿，也就剝下來。忙了一陣，喘息有聲，心慌肉跳，越發覺得趙老人一槓子把自己打昏了，精神上已受了大傷。目望兩屍，思量着必須埋屍滅跡，才能走得乾淨。却是手頭只有兩把鐵尺，自己僅僅帶着一把裁紙小刀，是趙老人給預備的，試了試，實在不能掘土挖坑。便在林叢中尋了一遍，恰有一座荒坟，旁有一個深坑。就將兩具死屍，一個一個提來，投入坑內，忽忽蓋上一層浮土，揀些亂草，掩在上面，又洒了一些浮土。急忙把自己脫下的血衣一捲，一逕離開門毆地點。心想選擇一個偏僻地方，重行更衣改裝，火速逃走，邀援救友爲要。却不道猛回頭，看見樹林南角，探出半個人臉來，却又一閃隱去。

朱玉山吃了一驚；更不暇揣想，立刻飛奔過去尋看，究竟深草長林，繞走那邊，四面搜尋，森林內竟不見人影，往來杳勘數遍，依然沒有動靜。急又撲出林外，往遠處尋覓，只南面小道上，遠遠望見三四個行人，前行兩個，好像過路客；後面隔開一箭地，又是一個農人模樣的中年男子，手頭拿着扁担板斧，後面還有一個小孩子，全看不出是否從這墳林內走出來的。玉山凝望一刻，看北面東面西面，雖有行人，却相隔甚遠；呆站了一會，倒不得主意。

起來。也就抽身回林，把破藍衫脫掉，換上那套公門中的青衫、鐵尺儒服等物，不敢輕棄，都包在藍包袱裏。忽忽收拾利落，又四面張望一回，覺得暗中似乎無人窺察，便放心大胆，繞出坟林，不奔正北，折到西北面，尋小路只顧走去。

連珠彈慌不擇路，餓不擇食，一路信步順道亂走，到夕陽啣山的時候，奔到一個所在，前面橫着一條清溪，旁邊靠着三五十家住戶的小小漁村。朱玉山至此，又饑又渴，來到岸邊，掬取清水，喝了一頓，隨即尋找飯館。這小小漁村，當然沒有飲食店，只尋着一家豆腐房，帶賣火燒，煮豆，白乾酒。朱玉山掏出錢來買了一些，吃飽後稍歇一會，向賣豆腐的老人打聽路徑；才知此處地名叫做柳河溝，離襄陽才四十多里。朱玉山亂走了一陣，自覺奔出去，至少有百十多里，原來走了不少冤枉道。朱玉山問明前邊的去處，尋着渡船，過了清溪。一面走，一面想，在豆腐店中間路，那幾個閒談的鄉下人，上眼下眼；不住打量自己，莫非自己身上有甚麼破綻麼？想到這裏，低頭望看自己，似乎無甚破綻。他却忘了一點，自己穿着公門衣服，談吐還像尋常百姓那麼謙和，教人看了覺得不倫不類。而且他更不該把腰牌掛在腰帶上，原是解人疑，反倒引人注目，官中人誰也沒有這麼明掛的。他雖然久涉江湖，獨與官府隔閡，多加小心，反倒多露破綻了。

在他走後第二天，地方上便已發見兩個公差屍身，被野狗拖出來嚼食。第三天城裏衙門中，發覺二役未來應卯，恐其逃亡，便已派人四出偵察；竟尋到柳河溝，從這裏探明如此這般一個當地的公差，形色倉皇，探問路徑，好像是枉在本地當差，連附近地名都說不清，

豈不是大笑話。官人得此線索，又發現殘屍，立即緊綴下來。連珠彈在前邊跑，官人在後面追，相隔只有三天。當下朱玉山從柳河溝，緊趕出八九十里路，看天色已黑，前面恰有一座小村鎮，料到必有客店，空身人却不敢投宿去，只得繞過去，好容易在僻靜地方，尋到一座小破廟，四望無人，把門撥開，將供桌上的浮塵擦去，搬一塊大石，把廟門頂住，就這樣睡下了。奔波力疲，這一夜直睡到天色大明，方才醒轉，只覺得渾身骨頭疼，左肩胛也似發炎。連珠彈心中忿恨，想不到挨了一箭，受了一悶棒，竟似拔去了自己的真魂一般。掙扎起來，找個地方，尋了一口水，又往前走，却不知暗中已有一個夜行人，亦步亦趨的綴着他。前面有一座市鎮，連珠彈向人一打聽，地方叫樊家屯，還沒有離開襄陽府地界。連珠彈這一陣亂奔，正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。落荒續往前走，忽然想起，距此地不遠，在豫南僻邑境，記得有一個武林人物，名叫魏季芳，乃是個鄉下財主，生來好武，專喜與江湖上人物交結。「我落得這樣狼狽，衣履又不整，神色又憔悴，我莫如投了他去，假館休養幾天，只要歇過這一口氣來，我再設法搬兵求救。……」

連珠彈這樣盤算，這才沿着沙河，通過豫南，又北越伏牛山，直投魯山縣境而去。於是在一個月之後，他竟勾結了魏季芳，又聯結豫北綠林，大舉的鬧起來，給雍正手下地方官，添了許多麻煩。並且朱玉山通過伏牛山時，又遇着一個女強盜唐亞男，就是在墳林暗窺他的那個夜行人。唐亞男故意向他挑釁，兩個人動了手，「不打不成相識，」兩人竟議起嫁娶的事來。這女強盜，正是有名的女賊。靠着這唐亞男的牽引，朱玉山這一幫，竟與冀南大盜結

成義盟。

第七章 三羊開泰

那華山孟英在傷痊之後，和太湖一雁，也正式結盟，又加入太湖的水路豪客楊邦子，遂創立「三羊開泰金龍會」。

「金龍會」的用意，是扶保墜淵失位的潛龍，也故意寫作興隆會，以免官人注意。華山孟英竟立爲副盟主，正盟主自然是太湖一雁了。等到孟英體力完全康復之後，太湖一雁請他收復山東的豪客陶方城，和蘭陵公子以壯本幫聲勢，因爲孟英是山東人，自易著手。孟英領諾，立即攜伴改裝就道。

這時各地伏莽迭起，有的真是與清廷作對，也有的只是尋常的教匪亂民，和劇寇流賊；却是亂民和劇賊都和明末的遺民通氣。這時候要屬江浙間的最兇，魯南豫西也很不安靖。只有北方，在清朝舊疆之內，較爲平穩。

清世祖雍正帝，爲人嚴刻，大駕巡邊時，曾遇上刺客。雖沒有刺傷他，却也吓了他一跳；他爲此大怒，便採治亂國用重刑的法子，狠狠的屠戮一陣；連富戶良賈也多被累。無奈越斬殺，反叛他的越多；江淮魯豫，閩粵一帶，竟有七處大幫的強寇，儼然割據山寨。在這七處強寇以外，還有一些坐地分贓的土豪。這些人本是歹人，明末遺臣却會巧用他們，不惜給他們以一種名義，教他們籌兵籌餉，許下他們，匡復以後，一律封侯拜將。他們這些土豪

流賊，本不知君臣大義，但只痛恨清世祖的酷刑重戮，又可憐明崇禎失國自殺，又有種族之見，因此也頗有不平之論。明末遺臣由此巧加引誘，結果他們一齊歸心于故君，切齒於新朝了。

這裏面就有海州地方的一個土豪，他的名子叫一縷毛楊開。

這一縷毛楊開，可算是第二路土豪，手下有七八十個無賴潑皮，作着鼠竊狗盜的營生，暗地納給楊開的供奉，受着楊開的護庇。一縷毛開有一座店房，一家當舖，還有賭局，娼寮，都倚着他的胳膊根，才能開業。但楊開實是一個吏員出身的人物，略會技擊，而不甚精，居然招納士，上則結交官府，下則交往竊賊，手眼很闊大，勢力頗為雄厚，消息極靈通，好像朱家郭解一流人物，只是行徑更爲卑污。

楊開在本地並沒家口，只包着一個妓女，綽號叫老迷湯的暗娼，他好像是及時雨宋公明。他比宋公明更爲刁鑽，爲人却有俠氣，揮金似土，好友輕財，每每借端暗中支使人，和官府搗亂。不知怎麼一來，被金龍會看上眼，派了幾個說客，祕密把楊開勸服，也經過加盟的手續。以後，便教他專搜羅海邊一帶的草野人物，兼承辦水陸交通消息的事情。楊開居然做了露臉的事，在加盟不久，便給金龍會立了一件奇功，由他探出雍正派心腹大吏，到江南督造海船，預備剿捕海盜蔡牽。楊開勾結船工，把首批造的大船，放了一把火，給燒得片板無存。雍正大怒，要加罪監工大吏，監工大吏早已畏罪吞金自殺了，其餘地方官和工匠之類，因此獲罪的很多。雍正餘怒不息，又派了一個心腹宦官，帶同工部掌理土木的官，前來

視察船廠，船廠已不可用，只得另行徵調木材改地遷廠，重新修造。斷海捕盜之事，雖然到底實行，竟因楊開這一把火，又延期兩年。

三羊開泰金龍會諸友，嘉賞楊開這一件奇功，把他升了三級，封以爵號，在本幫頗有說話的地位了。可是華山孟英與他只慕名，還沒有會過面。當下，孟英由豫入魯，繞道來到海州。

華山孟英只帶着一個助手，扮作商販，又像是兩個保暗鏢的鏢客，兩人悄悄來到州城，投入一家客店。

孟英住店，向店家暗暗打聽一縷毛楊開的爲人和住處，這原是訪問幫友。却不知道店房正是一縷毛楊開的店。華山孟英一味的刺探楊開的行藏，店中人心一動，偷偷的檢查行李，摸出包袱內中有兵器。店夥急忙報告司賬，司賬急忙過來，假裝開店簿，繞灣子盤問孟英。孟英答覆完了，司賬又設法單調開孟英的從者；從者答的話和孟英答的話，原是捏好的詞，並沒有甚麼不符。但到底瞞不過有心人，孟英二人假裝買賣客商，竟不懂這項買賣的行情。司賬登時大疑，急忙回櫃，私和掌櫃商量，派一個走街，火速給楊開送信。說是由打燕京來了兩個客人，自稱販賣皮貨，並沒有貨物隨身；自說是由北方來，却又是山東東部的口音。情形可疑，言談古怪，他們又極力刺探咱們東家的行藏，顯見是北庭燕王的走狗，來調查燒船一案的來了。

一縷毛楊開正在賭局，看人要錢斂頭；聽見了這個祕報，丟下賭具，穿上長袍直綴。又詳細問了一遍，把來人的形貌，身帶的行囊武器，一一問明；便冷笑了一聲，懶懶的踱到店

房。他說道：「我身上沒毛，我教你們挑出毛來，我就算栽！」他是書吏，却滿口的混混話。

華山孟英這時剛從街上回來，尋找幾個人，全沒有找着；他把從者留下，在那里替他尋訪。正是潛伏六年，人事無常，故鄉情形已然大變，孟英的老朋友都不知何處去了。孟英回轉來，一縷毛跟到那號店房中，便向孟英舉了舉手道：「客人貴姓？從那里來的？可是找楊某人麼？」華山孟英見楊開眼神釘住了自己，心中就不悅，自己前腳進屋，楊開立即綴在自己背後，也不打招呼，硬闖入屋內，他心上更是疑怒。又見楊開穿着直綴，衣襟不掩，像個紳士，頗帶匪氣；看似店中人，又像官面；黑瘦的身形，兩隻眼珠白多黑少，一映一映的閃動，淡淡的生着幾根睫毛；嘴上稀稀幾根掩口鬚鬚；不等讓坐，就坐下了，眼仰望著門問話，那神氣比閻王還利害，簡直像小鬼。華山孟英心下怫然暗想：「我這時候甚麼也不怕了。這東西到底是幹甚麼的？」孟英按住氣，用好言語回答，跟着還是打聽楊開。容對方問完，便反問道：「貴處楊某人，有一個朋友，託我給他帶來一封信，因為這個，我才打聽他，我不是閒掃聽。」楊開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……信在那裏，請你拿出來。」

華山孟英把楊開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信在這里呢，可是，你老是貴姓？」楊開如果自承認姓楊，也就完了。他偏偏不說，笑了笑道：「我麼，我姓人，你是受朋友所託，給姓楊的帶來一封信，我也是受楊某人所託，替他拿信來的。請你費心，把信找出來吧。我可以轉交給給他。」

華山孟英睜了他一眼道：「這信很有關係，敝友託付我，要當面交給本人。」楊開道：「本人，本人又是誰呢？我就是本人。」孟英道：「你闕下姓楊麼？你剛才不是說你姓任麼？」楊開道：「不錯，我也姓任，也姓楊。姓楊的朋友，當然都是人，都姓楊。我也姓楊，你老兄也姓楊麼？我說你老兄，一個勁的打聽楊某人，到底有甚麼意思，只管對我說。近來外面不大消停，求幫告助的太多，楊爺早就不在這裏了，他的事完全託付了我。你老兄真要是找他有話，不管是有信也好，沒信也好，你只管掏出真格的來，對我開誠布公的說，我自然還你一個痛痛快快，你何必繞着灣子，東問人，西問人，打聽人家私事做甚麼？你又不是做公的，就是做公的，可惜楊某沒犯法！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把手一伸，道：「拿出來罷。」

華山孟英也站起身來，喝道：「你這人是怎麼說話，你找我要甚麼？你教我拿甚麼？」一縷毛楊開道：「你拿着甚麼來的，你就把甚麼拿出。文也罷，武也罷，信也罷，刀子也罷，你既敢來到我們這裏，你一定是有點道理。請你只管施展，我這裏接着。」

華山孟英，聳然一動，忙把自己身上看了看，自覺沒有甚麼可疑；「怎的這小子一進門，就拿話擠兌我，莫非他是做公的，我已然露了白不成？」

一縷毛偏偏也是這樣想法，兩個人心中全有病，全以為對方要刺探自己，要詐自己。

兩個人驢頭不對馬嘴。越說越僵。假使孟英一見面就通暗號，也就不致吵鬧。假使楊開先把他們本幫中的手勢做一下給對方看，也就不致於你疑我，我疑你了。兩個人好像天生不

投緣，孟英不喜楊開這種懶樣，楊開又不滿意孟英的傲骨抗爽氣概，兩個人越說越翻腔。偏偏孟英的從者還沒有回店，只剩他二人抵面爭論，越弄越擰，連個化解的也沒有。孟英忿然立起身，楊開悲然一拍桌子，兩個人躍躍欲動。

華山孟英懸崖勒馬似的，把怒氣又一按，想起來一句話，喝問道：「你這人有點不識相，你不要看錯了人，你可知道三羊開泰麼？」

一縷毛楊開道：「這個？」抬頭看了孟英一眼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甚麼三羊開泰，你這傢伙有話不早說，你快給我報個家門來。說的對好眼相看，說的不對，你就別想走出去了。你瞧我這里是能教你隨便撒野的麼？」孟英也犯了脾氣，說道：「你要我報家門，你先等一等，我要先聽聽你的，你可就是……」把頭髮往上一掀道：「你大概是這個，你不要隱瞞了吧？」一縷毛楊開不禁一縮脖頸，却又怒目而視，將頭一幌，兩手亂擺，抗聲說道：「咱爺們這應對咬不成，我說你跟我這邊來。」手往門外一指，身軀往前一上步，伸手來抓孟英。華山孟英，微微冷笑，往後一退步，左手一撥，右手一扣，立刻把楊開的腕子刁住。兩個人登時一較勁。楊開道：「你敢動手！」孟英道：「我就不敢動手！」只一擰，又往外一推，把楊開直操到屋門口，若不是門框擋着，幾乎跌倒出屋外。華山孟英哈哈大笑道：「叫你們姓楊的來吧，你這東西，我看也就是嘴皮子成。」

一縷毛楊開驀地瘦臉通紅，把衣服一甩，一躍出離這房，搶到院心，大聲吆喝道：「你這東西要作死找打！」這麼一鬧，司賬和店夥早已伏窗根，聽得真切；立刻打一暗號，搶着

上門板，招呼打手；又擺開了爭碼頭，鬧賭坊，打羣架的樣式，所有店中寓客，一一囑告。華山孟英事迫臨頭，一點不怯，好在自己沒有攜帶甚麼太多的關礙之物，只有會幫中兩件祕符，已藏在身上貼肉處，又一封祕信，局外人也不懂；照舊仍留在包袱內，他就昂然邁步，來到店院當心，寸鐵不帶，空手插腰一站，抵面叫住楊開道：「你到底叫甚麼名字？你是開店的，還是店外的混混？快說實話。」又招呼了聲店家：「店家快來，這個人是幹甚麼的，爲甚麼欺負過路客人？找到客人屋內，胡說亂道，還要動手打人，難道沒有王法麼？」

孟英口中這樣叫，眼光四注，早已看清店家的舉動，分明護庇着這個突如其來的人。他不知此人就是楊開，楊開就是這客店的東家。當下孟英看見好幾個店夥換了短衣，拿了短棒，遠遠的堵住出入路口，楊開已然進了櫃房。在店院旁門，通着一個大曠院，像個把式場；場中擺着刀槍架。內中正有兩個武師模樣的人，向孟英招手道：「你好大胆量，敢來擾鬧店房。看你也像行家，你過來咱們比試試，這里有的是刀槍棍棒，你愛使那樣就使那樣。」一齊插腰戟指，向華山孟英叫陣。華山孟英冷笑道：「你們這一羣東西，青天白晝，就要欺負孤行客。我倒不怕你們，可是要我動手，你們還不配，我要找你們剛才那位。」話猶未了，背後已然有人答了話，道：「你要找我，我還要找你呢。」華山孟英回頭一看，正是一縷毛楊開。楊開已然換上鬥毆的衣服，還回着一個穿短打的夥伴，兩人從櫃房一同出來。那短打的稍爲靠後，楊開搶先步，向孟英一指，說道：「咱們場子裏見。你不要

怕，我知道你誠心來找是非的，咱們按江湖道上的規矩走。只要你掏出真的來，我們絕不會亂打你的。」

華山孟英連說：「好好，場子裏見！」大踏步走到把式場。一縷毛楊開帶領夥伴，在旁釘着，也走進來，喝命場中人閃開。於是場中的武師，和店內的打手，打圈散開，都倚着牆根立着。放出當中空地地方來，讓孟英走到垓心。孟英向楊開點手，楊開一抱拳，往前一步，兩個人展開身手。一縷毛楊開用急三槍，猛向孟英衝擊三次；孟英沉着應付，微微側身，用一臂護身一臂還擊。楊開用得是行者拳，孟英用劈掛掌應敵，兩人一來一往鬥了五六個回合，不見勝負。楊開立刻加緊招數，一招緊似一招，一拳猛似一拳，攻多守少，一味猛擊，手下處全奔孟英要害。孟英凝眸蓄力，預備以少敵衆。兩個人影條前條後，屢進屢退，又走了幾個照面，一縷毛暗暗佩服，心想：「這個人大概有來歷。」他也改爲緩招，由急轉慢了。但是孟英至此，已將敵人招數的理清，斷喝一聲，陡將拳風一變，嗖嗖嗖，如雨打殘荷，如風吹敗葉，儘力向楊開加緊反攻，楊開閃轉騰挪，避實乘虛，無奈孟英的門戶封閉很嚴，行招很快，楊開想尋隙進攻，却無瑕可擊。只不多幾招，孟英便把楊開裹在垓心，在楊開的前後左右，全變成孟英的拳影。

一縷毛楊開遇着勁敵，一面支持，一面覺得對手發招太快，變招難測，自料勢不能敵。連忙抖擻精神，竭力相抗，漸漸頭上見汗，眼花撩亂起來。華山孟英微微一笑，突然間，故意漏了一招；容得楊開合身撲進來，他就驀地一旋身，繞到楊開背後，喝一聲：「打！」楊

開喝道：「少要弄詭！」也霍然一轉身，下著腰，攜着雙拳，要來破解敵招。那知孟英剛打出一拳，突然收回，却將身形一偏，一個翻身蹀躞子脚，照楊開猛踢去。楊開縱身一躍，閃開這一腿，就勢矮身還招，伸一腿也向孟英掃去，孟英微微一挫身，足尖點地，雙臂一振，憑空竄起五六尺來。楊開見狀大喜，心中暗道：「你跳那麼高做甚麼，自找倒霉！」急忙進步矮身，倏地又一腿掃來，孟英冷笑，右脚尖點左脚面，施展燕子飛雲縱，凌空拔起，輕飄飄落在楊開左側，伸二指照楊開身上一點。楊開打個冷戰，半身發麻。孟英趁勢進身，雙手倒撮住楊開的腰肋，伸右足抵住楊開的後腰，喝一聲：「去！」雙手單足同時用力，一縷毛楊開竟如斷了線的風箏似的，直飛出去。

一縷毛却也了得，落下時，用力一掙左肩頭找地，一滾身跳了起來，幸未受傷。孟英怕孟英追打，急忙回身護住要害，把肉厚處亮出，準備挨打的架式。華山孟英哈哈大笑，反倒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領教過了，足下這一路就地十八滾真高！」竟不肯再動手。楊開滿面通紅，也哈哈大笑道：「朋友真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我說……」眼光往四外一看，又往那邊店房看了看，這時隨從楊開一同來的那個壯年人，立即撲過來，其餘兩個武師也要動手羣毆。楊開連忙喝住，只教壯年人過來。

那壯年人緊一緊腰帶，飛身一躍，直落到孟英面前，雙拳一抱道：「朋友很有兩下子，我來奉陪幾招。」抵面站住，握拳候鬥。

華山孟英看望這些店中人，心中也有些着急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你們打算用車輪戰，好，

我也不介意，你們真要不嫌丟人，只管一個跟一個的來。」壯年人向楊開使了一個眼色，楊開做了一個手勢，壯年人立刻答話道：「請賜教吧！我們會的是英雄，一定按照江湖道走，決不能欺負孤身客。請」左手一棍，右手劈面一拳，直撲上來。孟英急忙招架，深慮久戰吃虧，改了速戰速決的辦法，把拳風一展，略略理清敵人招數，便展開心得的拳術。壯年人往前一撲。孟英身軀不動，單臂往外一封，刷刷刷，連還三招，就勢一轉，轉到壯年人背後。壯年人回身招架，蓬的一聲，惡虎掏心，壯年人眼冒金花，後背早着了一拳，跟踉跄跄；往前搶了好幾步。壯年人急忙翻身招架，鳳凰單展翅，吧的一聲，斜肩帶臂，又挨了一掌。壯年人急忙撤身，雙足一頓，竄出五六尺。未及回身，華山孟英早如影隨形，跟蹤而至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矮身形一個掃蹠腿，直奔下三路掃來。壯年人十分慌張，自知不好；急忙儘力拔身一躍，竄起三四尺，剛剛躲過這一腿。不防孟英左腿收回，右腿又掃出來；喊一聲：「倒下吧！」壯年人忙縱身再跳，那還來得及，剛叫道：「不好！」咕咚一聲，也仰面跌倒和楊開一樣。

華山孟英挺身站住，手指這人道：「對不住，請起，請起！」話未完，楊開向那兩個武師一使手勢，兩個武師雙雙下場，分左右撲過來。孟英瞋目道：「你們真個要倚多爲勝？」兩個武師不答話，楊開恨恨叫道：「你猜着了，我們回頭還要請教請教你的兵器呢。」孟英怒道：「你不覺無賴麼？」楊開指着自已鼻子道：「在下正是有名的無賴，倒叫閣下猜着了，誰教你跑到這裏來呢？」

兩個武師，一個高，一個矮，神情都很精強。那個高身量的先搶到孟英左邊，絲毫不客氣，掄拳就打。矮身量的跟著搶到右邊，照樣欺身進招，兩面夾攻，把孟英裹在核心，拳風嗖嗖如驟雨急降。

華山孟英哼了一聲，心說：「那可不行，要教你們圍住，我準得毀在故鄉了！」倏的一矮身，趁敵人未到，猛迎上去，以進爲退，一縱身跳出圈外，兩個武師全撲了個空，孟英旋風一轉，早轉到矮身量武師的左邊。趁敵人回身應招，還沒有站穩，孟英金鷗展翅，反手一拳，矮武師忙用左臂一封，右手金蜂戲蕊，奔孟英打來。這時那高身量武師，已然追到孟英背後，黑虎掏心，也一拳打來。孟英身法好快，驀地往下一撲身，兩個對手的拳招都落空。忙搶一步，揉身探爪，伸二指奔矮武師璇璣穴點來，矮武師招已發空，收拳不及，急將足跟一頓，一坐身縱回四五尺。孟英脚尖點地一滑，怪蟒翻身，轉過身來。不出所料，果然此時那高身量武師，已然用金龍探爪的招數，探單臂直奔孟英的後腦。孟英急側身形，左掌護身，右手照敵人手腕撈去。高個拳師急將右臂往回一圈，未及還招，孟英真假假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反臂雙風貫耳，直抵敵人雙太陽穴。高個武師用童子拜觀音，由胸前雙手一合，白鶴亮翅向外一分，正待變招還攻，那知上了一個當。孟英趁敵人雙手向外分之際，自己雙拳也不收回，一縱身，低頭向前撞去，高個武師，登登登，倒退了好幾步，方才站住，只覺咽喉發甜，胸前如火燒，似乎傷了內部。

楊開在旁望見，忙命打手過來，把高個武師挽回櫃房。這時場中只剩了矮身量武師，這

人的功夫穩健，見孟英川鐵頭的功夫，打敗自己的同伴，他一聲不響，刷地一個虎跳，直撲到孟英背後，惡狠狠照後心一拳打去，忽地挾有一股勁風，直沾到孟英衣襟，孟英以孤掌鬥雙敵，已然防到，忙用怪蟒翻身，金鷄現爪，一掌向背後打來。矮武師滿想一招成功，偏逢孟英變招迅速，忙撒身塌腰，用孔雀抖翎，試展一招，條的變爲綿裏腿，一脚飛來。孟英收招斜身，往後一跳，二人復又錯開，孟英心中着急，想道：「早點把他打發回去吧，我不能戀戰。」身形一變，葉底偷桃，跟着雙風貫耳，力劈華山。矮身武師撤身退步，野馬分鬃往外一封，塘開兩招，第三招躲不開了。失聲一叫，把頭一側，被華山孟英平掌一推，仰而跌倒，突然間一縷毛楊開悄然趕到，猛從背後抓住孟英，叫道：「朋友，算了吧！」華山孟英一心取勝，欲避不及，忙用大脫袍，想化解這一招。

一縷毛楊開早二臂用力，欲將孟英舉起拋出，自己好轉轉面子，殊不知孟英武功精熟，眼看着孟英被舉起來。楊開厲聲喝道：「你歇歇吧！」跟着聽見沉重的聲音答道：「不見得！」衆人只覺得眼前一花，凌空飛起一人，緊跟咕咚一聲。衆人急看時，楊開坐在地上，孟英却安然的立在七八尺外，衆人大驚，原來孟英被舉起時，伸手向楊開臂下一觸，楊開頓覺左臂發麻，左臂當時往下一垂，孟英乘勢變腿，向楊開肩下一登，借力使力，直飛出去，輕輕落在地上，那楊開冷不防被這一登，暗算人沒成功，反倒失招跌倒。

第八章

一縷毛一隻鷹

華山孟英動了怒，過來又要打楊開。矮身武師已然負愧跳起，急忙過來攔救，兩個人又復交手。展轉數合，孟英突然一掌，又擊中敵人。敵人大吼，向楊開叫道：「扎手，扎手，車輪鬥不行，簡直擊毆吧！」店中人早已躍躍欲試，聽說一喊，四面站立觀戰的人，立刻蜂擁過來，向兵器架上，抄取木棍，要用亂棒，毆打這個孤行客。

此時由店前院奔來一人，向楊開打手勢。楊開忙向衆人喊道：「你們打圍圍住他，不要傷他，回頭我還要和他見個真章。」楊開匆匆直奔到前院，華山孟英見狀，恐怕楊開要借仗官府的力量，來捉弄自己。不由震怒，他決計要走，偏偏跟他來的那個從者還沒有回來，也許回來了，已被店中人扣留在前面。孟英急展辣手，要衝出重圍。剛往外一闖，有兩個打手正當面前，立刻動手邀截。頭一個打手，抖手一棒，照孟英腰肋打來，孟英不往旁躲，往前撲，一縱身直搶到敵人懷裏，左手把木棒掙住，右手一幌，下面一腿將敵人踢倒，木棒已然奪到手中。第二個打手大叫一聲，直撲上來，其餘的人也嘩然大噪，竟不顧店主之誡，紛紛進攻，要把孟英亂棒打死。華山孟英手疾招快，第一招泰山壓頂，上打迎面敵人的頭。第二招一轉，疾如狂風，往下一剪，拍的一聲，正打在另一敵人的腰膀上。挨打的人叫了一聲，孟英搶上一步，可是左邊和背後的打手，已然搶堵到前面，上上下下揮棒打來。華山孟英忙退步舉棒，橫招，斜掃，平推，直劈，連變過四五招，連打出四五招，幾乎是一招打傷一個。

這些打手吃了虧，依然攔前遮後，當路不退，不但不退，還一疊聲招呼援兵，從店房各

處，竄出來十幾個短衣的人，都拿着一色的木棒，向孟英圍上來。尤其奇怪的，關上店門這樣行兇打人，店中寓客沒有一人出頭干涉，更沒有一人敢出店房探頭觀望的。却不知店夥早已挨號通知了，說是我們店東今天在這裏以武會友，諸位客人們，請不要伸頭探腦，誤傷了彼此不好看。有那胆小的客人，要溜出店外，店夥照樣陪伴着，開了角門，送到街外，楊開在此地人傑地靈，地面官役已有關照，只要不打死人，決計沒有人來管。店中人對外聲言有人來爭碼頭，今天我們要決鬥一下。華山孟英沒有料到楊開有這麼大來派，當時只恐自己是欽案中要犯，萬一被他們捉住，一經官府，將由小門毆，引起大叛案來，故此担心暴怒，手中奪來一根木棒，立即狠下毒手，展眼之間，被他打傷了三四個人，

那店夥已然出去勾兵，那楊開被手下人喚出，跑到橫房，親自檢查孟英的行囊。那手下人趁後院門毆，已將孟英的行囊，提到橫房。細加檢查。竟發見那兩封祕信，但是看不懂，故此急請東家楊開，親來閱看。楊開把祕信反覆詳查，似明白，似不明白。忙取出金龍會發來的祕本，逐語查對，這才譯明，這來的人竟是鼎鼎有名華山孟英，真名叫作周伯陽。祕信上還說，要請楊開，和孟英協力，去收服沿海的船幫，陸路的陶方城。發信的人是太湖一雁，傳信的人是孟英本人，收信的人正是楊開。

楊開一時多動猜疑，竟和孟英動了手。楊開持信大說，後面打的正厲害，這可怎麼下台，而且楊開加入三羊開泰金龍會，和太湖一雁祕有勾結，只有幾個親信人知道，像這些動武的打手，全是他手下跑腿。賣力的小脚色，並沒有參與他個人的祕謀。楊開思索一陣，忙

包起總信，仍放在包囊內，叫夥伴送回原處，又命人把他的心腹盟兄弟喚來。他更怕後面打出亂子來，匆匆吩咐已畢，急忙拭汗，撲到後面把式場。

華山孟英正被十六七個大漢，包圍攢擊，孟英單手掄棒，運轉如風，打手雖然多，能夠挨上前的，按固定的交手距離算，也只有六個人，照例是左右兩個，前後四個，如六出雪花瓣，攢圍着孟英一個人。孟英用一根棒抵住正面四個人，獨有後面兩個人，最不好應付。孟英就如車輪般，團團打轉，掄起單棒似一條怪蟒，遮住全身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防前顧後，如游蜂舞蝶，雨打梨花。棒到處直取敵人要害，棒起處遙攻遠敵，棒收處橫掃近敵。一連數十棒，敵人沒有把他放倒，他倒翻翻滾滾，打到院門邊，衝門角一跳，立刻負隅而鬥，不用再顧慮腹背受敵了，可是這樣也不能持久戀戰。

楊開走到把式場，剛一探領，就遇上十幾個打手，作半圓形圍住站角門而立的孟英。孟英倚在門邊牆。眼看着短垣，正意欲騰身一躍，登房衝出，打手們也正要分出兩個人，從牆那邊登梯子，往下投石頭，砸打孟英，一縷毛楊開忙提一根木棒，撲到衆人跟前，向孟英叫道：「朋友，真有兩手，我很佩服，請你住手罷戰，我有話對你講。」又招呼衆人：「你們暫且住手，先歇一歇，把他交給我好了。」打手叫道：「你老多留神，他可要上房逃跑。」楊開揮手道：「你們多辛苦了，回頭我給你們道勞。這一位很夠交情，我要和他攀攀，他不會逃跑的。」

於是罷戰，孟英停棒張目，怒目而視，說道：「你又變甚麼戲法，我全不怕！」楊開

了笑，把衆打手一個一個全都遣開，然後投棒在地，向孟英舉手說：「我就是楊開，你不認得我，我可知道你。剛才真是誤會，請到我的下處，我正要請教。」

華山孟英搖頭道：「你是楊開麼？你知道我麼？」楊開含笑道：「正是。」孟英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，剛才可是怎麼講？這時候又是怎麼講？」楊開含笑道：「這就是……」低聲道：「遮掩外人的耳目。」孟英怫然，心中更是不快，含怒說道：「聚了這麼些人，打起羣架來，怎麼倒叫做遮掩耳目，我真不懂。」楊開陪笑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請你到屋裏來，我有下情奉告。」孟英遲疑不動，說道：「你剛才太不像江湖道上的舉動了，我不知你把我看成什麼人，居然和我動手。現在你又變了面孔，我是信不及你，你有話儘管在這里說，不必進屋。朋友，光棍眼裏不能揉沙子，我可以明說出來，我不知道你在屋中又擺著甚麼陣仗。你有法子，現在拿出來使展，不必換地方了。」

現在是孟英動了疑心。楊開皺眉道：「我實不相瞞，你的來路和來意，我本不知，是剛才我把你看錯了。」孟英道：「現在呢，你又怎麼知道了？你知道我到底是甚麼人物呢？」楊開伸出三個手指道：「三羊，不對麼？閣下是山字號？」孟英道：「這就怪了，不相打的時候，你不知道我，打了一陣，你忽然又知道我了，索性你把你的故事明說出來吧。你到底姓楊不姓楊？」

楊開在這地方，不便說出偷拆祕信的話，被逼無奈，又不能不說，這才陪笑道：「我的確是楊開，你老兄不是有兩封白字麼，我現在才知道，你老是傳信的，我是受信的。」孟英

道：「啊，我曉得了。好好好，咱們屋裏講吧。」

楊開這才向孟英深深一揖，翻身引路，先到櫃房，換上長衣，洗面淨手。邀同孟英，提了行囊，出離了店房。臨行時，囑咐店夥：「這位孟客人的貴友回店時，可以也引到我那邊去。」

楊開的窟穴共有三處，他的外宅是一處，他的賭坊又是一處，另外還有一處祕窟。現在他把孟英先引到外宅，那個暗娼花枝招展的迎出來，楊開一擺手，進了跨院套間，私囑暗娼數語，推開櫃廚，直下地室，這地室共有三間，雖當白晝，室中漆黑，當中放着長榻短几，楊開取了火種，點上一盞小燈，這才把孟英讓到裏面，命那暗娼在地上室看門，他自己和孟英重新見禮。孟英是行家，剛把自己的行囊提到手內，登時曉得這行囊已被楊開偷看過了，搖了搖頭，索性從身上取出銅符，讓楊開過目。然後指着行囊說道：「這包中還有給閣下的兩封信，還用我拿出來麼？」楊開笑道：「信上怎麼說，是誰給我的？」孟英道：「真人面前，應當揭開假面。楊仁兄，你既然知道我姓孟了，你當然已經看過信了。」孟英用話點破他，仍舊打開包，把兩封信取出，指着已經拆破的封口，衝楊開冷笑了一聲，隨手遞給楊開。

一縷毛楊開也有些內愧，裝作不理會，把信箋取出，又從頭看了一遍，向孟英舉手道：「久仰大名，今日幸會。」又往下看了看說：「原來你老是我黨的副盟主，實在失敬！」站起來要行幫中大禮。孟英攔住道：「何必多禮！楊兄，我們雖是初會，究竟誼屬同盟，剛才

我們初見面時，在下再三聲說，你老兄竟是百般挑撥，到底你是甚麼用意？我倒要請教，莫非是信不及我麼？」楊開陪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弟子要請前輩一展身手罷了。」孟英道：「那更豈有此理？我們作的是甚麼事，力求縝密，還怕透風，你閣下倒勾引來一夥打手，跟我鬥歐，你難道不怕官府打眼麼？」楊開陪笑解釋道：「此地官面，全由小弟聯絡得很好，若不然，我總莫是一個開店的，青天白日關上門，歐打旅客，地面上早不答應了。他們假裝不看見，這就是小弟把他們早喂熟了。這是前輩到了，若是江湖朋友前來店，我小弟只一歪嘴，官面上還可以來人，把擾鬧客店的痞棍捕走。」

華山孟英聽了，心中更不悅，暗說：「你原來是擺弄勢力給我看啊。」竟變顏詰責道：「這話更不對了，你既然有這大勢力，怎麼反倒在我身上施展？這太不合乎盟規了。」楊開抱拳道：「這是小弟慌張，太覺失禮了。可是這其間也有緣故，附近鷹遊島上有一個盜魁，名叫陶方城，和我是死對頭，最近傳出風聲來，不久要下山來找我，跟我爭奪碼頭。前帶落店之後，極力的掃聽我的行藏，我的手下人便把前輩認錯了，以為不是清廷派來的祕使，定是陶方城遣來的能手，特來訪查我的。我有這先人之見，故此趕了來，和前輩當面考較，前輩又慮事過于審慎，沒有立刻拿出我們的祕符來，我越發動疑了。後來雖然聽話聽因，覺出不符，我小弟又猜想前輩也許是過路英雄。我自己拳學不精，這是我的短處，我在此地叫字號，可說是有名無實，全靠各方面聯絡的好罷了，一講到動真格的，不但我自己不行，連我的朋友幫手都不行。故此我就冒昧挑撥，要驗看來人的功夫，如果不濟，我一定好

好道歉送走，如果武功精良，我一定要開誠布公，留駕請助。我和前輩動手的用意，就是這一點，却辦得冒失一些，可是我萬想不到是本盟的自己人來了，更料不到你老還是我黨的副盟主。」說罷又深深一揖，再四陪罪。

華山孟英對這樣說法，似乎不很可信，半晌道：「哦，你原來是起初誤會了我，隨後要考驗我。」楊開不好回答，只點了點頭，孟英登時仰面大笑道：「我孟英闖蕩江湖多年，縱然無能，却有天幸，到處還能獲得朋友的青眼，不論識得不識得，還沒有人肯好意思來伸量我的，你要曉得，我不是應考的舉子，我也不是乍出門的學徒，我竟料不到好端端來到山東地界，倒教閣下當小孩子似的耍了一個夠，還累了一身汗。我只當我自己的行藏露了馬脚，壞了自己的大事了呢，原來這不過是楊兄和我小開玩笑罷了！」

楊開搔着頭皮，有些發窘，他只當孟英是真惱了連忙站起來，恭恭敬敬，立在孟英面前說道：「小弟實在糊塗！」孟英道：「你不糊塗，你太聰明了，可就未免拿人當傻子了。」楊開道：「小弟實在有意訪賢，反倒成了無心失禮了。我只因此間的陶方城，虎視眈眈，要來侵犯，我渴盼良師已非一日，只要過路江湖人士，稍有一技之長，我一定卑禮延留。」孟英搖頭道：「似你這等弄小狡猾，多猜疑人，竟是有本領，有骨氣的人，教你這番弄也恐怕望望然離你而去了。」

正鬧著，外面有了動靜，孟英的從者已然回店，店中人把他引到賭房，賭局的人又引到這里，那暗娼忙把從者讓在別室，她來到祕室前扣門。楊開忙過去開門，問明原委，把從者

引入。讓坐之後，從者不知剛才的誤會，對楊開很客氣。孟英還像是怒氣不息，有了第三者來到，他反倒怒焰越張，盛氣抗聲，向從者指斥楊開的失禮，楊開諾諾連聲，又解釋了一番，從者也不很認識楊開，見二人鬧僵忙用好言採解。孟英越發的振振有詞，楊開真有點無法下台了，作揖打恭，似要下拜，孟英也越說越怒，把桌子一拍，跳下長榻，從身旁抽出短刃來，向楊開比劃，楊開倉卒之間竟垂頭拱手，不拒不避。

那從者本是太湖一雁的人，覺得孟英鬧得太過了，生恐擠出事來，急急橫身攔阻。孟英倒得了理，把刀子一揚，要扎楊開。楊開不敢還手，從者勸道：「盟主息怒！」孟英把從者一推，搶到楊開面前，楊開一味懇求道：「前輩，前輩，我給你跪下了！」做出屈膝的樣子來。

從者駭然，連說使不得，華山孟英忽然大笑，收刀歸坐，目視楊開緩緩說道：「楊兄，我也試探試探你！」從者方才恍然，華山孟英用這個法，來報復楊開，也稍帶着考考楊開的忍耐力，楊開好似早就明白，吁了一口气，又向孟英作了一揖，三個人這才一齊落座。

華山孟英問道「楊兄，你說這陶方城，佔據應遊島，有意和你爭奪碼頭，這人我有些耳聞。盟主太湖一雁打發我來，也有多半是衝著這個人來的。我們若能設法，把他招降過來，那麼沿海一帶又得一助。不知道陶方城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？」

一縷毛楊開道：「不瞞前輩，這應遊山起初原是一座海濱荒島，有些鹽梟在那里盤據，爲首的鹽梟，姓邱叫做五百斤油。」

楊開由五百斤油說到陶方城。據說這應遊山，最早由五百斤油借這荒山，做爲他們的外窩，五百斤油名叫邱大猷，在五年前，邱大猷忽然劫掠了一隻商船，內中押船的有幾個鏢客。五百斤油邱大猷，把貨船劫了，又將這押船的鏢客打傷，鏢客敗走時，留下字號，他們的總鏢頭名叫歐少雲，說不出三年，必要拜山。五百斤油不聽那一套，押着所得的油水，往自己窩內走。還沒有走遠，岸上綴下來兩個綠林人，向五百斤油道字號，說這票貨，是他們綴下來的，五百斤油不該獨得，應該分給他們一半，五百斤油認爲這二人無理取鬧，三說兩說。又動起手來。他把這兩個打一個，打傷一個。那受傷的人說出江湖話來，情甘認輸，要領屍一走。五百斤油竟要斬草除根，非但不教領屍，還追趕這受傷的，打算一同把他活埋了。這受傷的人飛縱術很快，竟落荒逃走，五百斤油也未介意，那知竟由此留下禍根。也就是剛剛過了半年，那失鏢的鏢客歐少雲，竟率領十幾個門徒，邀同二十多個武林同道，登門來找五百斤油邱大猷算賬，仇人見面，立刻動手，雙方在空山荒地上放起對來，一來一往，鬥了一個早半天，還沒分勝負。不意就在這時，五百斤油的副舵主氣急敗壞跑來，說是他們的老窩出了內奸，已被一夥子外路江湖攻進去了，而且放火燒山了。

五百斤油聞報一驚，回頭一望，果然應遊山冒起濃煙。他的手下嘩囉，人人惶恐，他和歐少雲比武，聞亂心驚，先招受傷，竟被歐少雲打瞎一隻眼。他道想敗走，這歐少雲也和他一樣，斬草不留根，一直窮追下來。五百斤油前無逃路後無歸路，竟在林邊大吼一聲，抽刀自刎。歐少雲一見大仇得報，哈哈大笑，率衆走了，剩下五百斤油的殘部，既失首領，又失

巢穴。正在徬徨亂竄，忽見本寨奔出三頭目，陪出一個少年壯士，大聲招呼，來招降他們。這個壯士就是陶方城。

陶方城竟奪了鷹遊山，他先收買了五百斤油的三個頭目，又私入鷹遊山，偷畫了地圖，竟乘五百斤油與鏢客決鬥之際，襲取了全寨，那五百斤油性情暴烈，部下羣賊只畏威，不感情，等到陶方城做了寨主，却極會攏絡人心，只用半年的功夫，便把全寨人心收服過來，一心一意傾向着他了，他然後又招攬江湖上外路人才，竟在島上大做起來，經過三數年的經營，陶方城竟聚了二三百人，聲勢實比一縷毛楊開大過一倍。

這陶方城年青得志，武功極高，待部下很厚，爲人却非常驕慢。對待附近的江湖同道，每有恃強失禮之處，似乎他這人並不是綠林出身，既不懂江湖成規，也不講就近結納。獨霸一方，頗有野心，雖然收攬人才，又不斷和近鄰啓隙，絕不甘居人下。

一縷毛楊開把陶方城的爲人，對華山孟英說了一遍。華山孟英聽了，頗爲聳動，覺得這是一個奇人，怪不得太湖一雁遠道慕名，要請自己來招攬他了。孟英低頭算計了一陣，他在山東確有不少朋友，不過隔年過久，人事變遷，此時還得細訪。若訪得舊友，再設法說降陶方城，未免曠日持久，緩不濟急。孟英便又轉問楊開：「閣下和這陶方城見過面沒有？有過交接沒有？」楊開道：「豈但見過面，更有過大交涉，我就栽在他手裏了，我們現在正在想法子對付他要找他報仇呢。」

楊開隨說起和陶方城結隙之事。在一年前，一縷毛楊開因事接濟同盟祕幫，提走一筆巨

款，手頭頗感支絀。旋又接到太湖一雁的通知，因有急需，再要他籌劃兩萬六七千金。楊開措手不及，湊不及這麼多的現銀，遂與同夥秘議，一方開賭請局抽頭，一方向朋友拆兌，如此趕辦了二十多天，仍不足數。旋接得祕信，雍正教法他父清聖祖的故智，把杭州首富某紳，以私藏禁書的罪名，給抄辦了，簡直是皇帝詐財。百姓聞傳，這筆巨金要由山東起運，逕解燕都。江湖上的人都聽見這信，都紅了眼，可是誰也不敢下手，綠林人物到底不敢和官府鬥力，獨有這些祕幫，倒不介意，安心要趁火打劫，這其中就有楊開。

楊開自問己力，也不敢妄動，却有徐州的祕幫首領賀兆林，聞訊奔來，和楊開核計，要協同下手。這賀兆林也正是奉到盟主籌款之命，倉卒無以應命，才想到冒這一次大險。

賀兆林和楊開二人祕謀，認爲明劫必要惹動巨火燒身，最好的是暗中抵盜，用托樑換柱之策，最爲穩當。當下計定邀助，請高手作假銀子，做假金子，悄悄的綴下來。徧巧這資金的官府奉到祕命，爲了躲避道路的訛言，不教他們明目張胆的起運，教他們扮作商旅，悄悄的祕運入都。這一來，綠林人物倒得了手。楊開和賀兆林祕遣好手，只縱了十來天，趁著解幣的官人落店之時，暗用薰香，偷開鞞銀，把這筆巨款抵盜了十二萬，內中盡是金條，只有少數銀錠。

下手之時，賀兆林和楊開全都親到，抵盜之後，二人忙把這十二萬金暫時埋藏在河岔內，兩個人帶着助手悄悄溜在一邊。過了數日，居然沒有聽見官人鬧失盜，那解幣官已按程走了，兩人一齊大喜，又耗過數日，外面一點動靜沒有，這才乘夜備辦馱轎前去起賊。這一

起賊，竟和陶方城遇上。

陶方城也要刼奪官帑，不知用何方法，竟被他看破楊開賀兆林的祕謀，楊賀二人抵盜時，陶方城稍微落後，不肯再替人頂缸，故此沒肯下手。二人埋賊時，他遠遠的看，但楊賀預有防備，外面有巡風的人，陶方城不肯冒失，只約略認準了地方，也抽身回去了。楊賀二人剛剛離開身，他又翻回來，描著河岔子，窮搜祕勘之下，竟把二人埋賊之地發現。陶方城立即回去邀人，乘夜趕來掘賊。雙方發動，也就是一前一後，楊賀二人剛趕到，陶方城剛率領夥黨把賊物弄走。

楊開賀兆林一步落後，對着河邊空坑，面面相覷，噤不出聲。他們便把留守看賊的人，嚴詞詰問起來，兩個守賊人全都非誓說，沒有離開地方，更不敢言語洩露。楊賀二人追問得過緊，疑心兩個守賊的盜竄給外人了，兩個守賊人窘迫已極，有口難分，竟一齊拔刀，要剖心明志，被楊開等慌忙勸住。經細勘足跡，又偷着訪問當地居民，果然查出線索，說就在前天，發現十幾個人，在河邊出沒，

楊開等一番謀劃，到此證實已被外人抄去，狼刁了來，狗拾了去，二人不由大怒，經極力勘搜，只費了一天功夫，竟查出是陶方城所為。楊開賀兆林忙帶人備禮，登門討要，堅請發還，作三股均分，退回三分之二，陶方城竟連百分之三也不肯退，饒不肯退，而且要滑頭，瞪着眼珠子裝傻，不認帳。

楊開賀兆林有力氣沒處使，竟見不著陶方城的面。訪聞應遊山附近鎮店上，有一家客

店，重給陶方城做眼線。賀兆林和楊開忙又投往客店，入夜找店家斃談，殺交情，遞名刺，煩他轉達。店家起初到接了，第二天忽又變卜，名刺不收，禮物退回，楊賀二人在店中候了兩天，不得結果，氣得罵閒話，店家也不答覆，楊賀二人索性逕赴山寨，陶方城更不見面，問起守寨的頭目，說是寨主出去了，何日回轉，向來沒準，竟像搪債主，這麼支吾。

楊開賀兆林怒極，乘馬回來，糾集同伴，持兵器撲到山下，對着山口叫破喉嚨，山上的人一味裝聾做啞。楊開等意欲攻山，山上投下擂石滾木來。賀兆林忿極，重撲到那座店房，把店房給砸了，可是這座小店，本沒有值錢之物，店中人也早見機躲開了。楊開等重新打聽，據說這座山並不是陶方城的本窩。他的本窩還得通過這道山口，再往裏走。楊開賀兆林負怒攻山，既不能得手，在山中徘徊旬日，萬般無法，這才丟下一封恫嚇書，暫先回轉海州。雙方由此絕隙，在楊開這方面吃了大虧，一時總不肯甘心，那陶方城也因砸店之辱，揚出口風來，不久說要親找楊開算帳。

當下楊開把經過情形，源源本本，告訴了孟英低頭沉思良久，對楊開說道：「這陶方城倒是一個人物，不要緊，我既然來了，我一定想法子收復他。我臨來時，盟主太湖一雁早就料到這陶方城不大易與，他給我一個錦囊祕計，我們可以照計行事。」

於是孟英東投入魯的半月後，孟英居然設法和陶方城見了面，劫之以威勸之以說詞了，費一個月的功夫，居然把他收復。三羊開泰的祕幫，由此聲勢大振。

(終)

